杜詩 第十二

慶賀
傷悼
雜賦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二十四

慶賀　古詩一首　律詩四首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

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鶴曰中丞乃栢貞節時爲夔州都督與栢茂林兄弟也崔旰反茂林貞節同起兵討平之故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也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批起得別○洙曰晉卞壺傳翟湯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

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洙曰魏書重以王室多故

漢高紀戮力註并力也爾雅先生為昆[趙]曰父子兄弟有功於行陣則詩人宜以忠孝稱之

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趙]曰傳所謂以湯止沸也寰宇記曰濯錦江係之華陽縣公自入蜀見成都之亂蓋寶應元年徐知道反永泰元年崔旰反殺郭英乂大歷三年七月楊子琳以瀘州刺史反此錦江三沸也玉壘山名今永康軍是也[鶴]曰作此詩時楊子琳未反當是指段子璋反崔光遠攻之兵不戢因而大掠又徐知道崔旰反爲錦江之三沸

高名入竹帛[宋]曰鄧禹曰垂功名於竹帛

新渥照乾坤[宋]曰渥恩也

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璵璠[世]謂堆玉樹〇[師]曰芝蘭香草璵璠美玉芝蘭與璵璠相疊踰舉族皆賢也

同心注師律[宋]曰易師出以律

灑血在戎軒[宋]曰後漢贊二十八

嵴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梁吳均袖間血灑地絲綸實具載【洙】曰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出彌大也紱冕已殊恩【洙】曰文選班固西都賦紱冕所與【師】曰時崔旰殺郭英乂栢貞節與楊子琳討平之然貞節乂子旰專盡忠孝之節率先士卒注意師律血流於兵重其英聲義氣載之絲綸天子褒以紱冕其皇恩已優渥矣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夢弼】曰謂討賊歷涉四時之久也金甲雪猶凍【夢弼】曰言威嚴可畏賊不寒而慄也朱旗塵不翻【洙】曰陸佐公石闕銘朱旗萬里【鶴】曰天寶九載十月詔衛應隊仗所用緋色旗旛並改爲赤其諸節度使亦準此崔旰以永泰元年十月反栢當起兵去至大曆元年三月方休兵宜其甲爲雪凍上句所謂誅叛經寒溫是也【夢弼】曰謂靈

旗所指煙塵遂息也
每聞戰場說歘激懦氣奔夢弼日歘許勿切暴起也師日聞栢氏之風者懦夫亦爲激昂而興起也
聖主國多盜批語有嫌〇夢弼日國家多盜而能解紛治劇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賢臣官則尊夢弼日置官以待賢士惟臣之賢始尊之以官也
方當節鉞用必絕祲沴根夢弼日沴徒典切又音戾妖氣也趙日以其有功必使之膺節鉞之用必絕祲沴之根以報朝廷也
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洙日後漢馮武等傳二十八將論云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上夢弼日甫以多病甘自退縮惟迴首屬望栢氏畫像雲臺再論其功
作歌挹盛事批挹亦無謂
推轂期孤騫夢弼日推都回切洙日馮唐傳王者遣將

跪而推轂【師】曰甫作詩以歌其事庶幾天子命之爲帥推轂而遣其勢騫揚特出衆人之表故曰期孤騫也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公自注】陽城王衛伯玉也【鶴】曰按本傳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王有幹略乃拜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尋封陽城郡王當是伯玉封王時母同受封也而舊史帝紀又云大曆二年六月壬寅荊南節度使衛伯玉封陽城郡王按新舊史大曆初伯玉丁母憂此詩當在廣德二年後大曆元年前作若如紀言則大曆二年衛之母已死又元年柏中丞遣柏別駕將命江陵起居太夫人時已有太夫人之稱也

衛幕銜恩重夢弼曰前漢書註衛青征匈奴絶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趙曰衛幕衛青之幕也以陽城王姓衛用之尤切潘輿送喜頻洙曰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齊時瞻上將趙曰申言郡王節度江陵爲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蘇曰五侯出人歎曰富貴勢要正當如此郡依封土舊國與太名新趙曰言郡封雖仍是陽城郡而夫人之國加爲鄧國是爲新矣紫誥鸞回紙趙曰紫誥紫錦之誥也鸞回紙謂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也請朝燕賀人夢弼曰朝陟遥切旦也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遠傳冬笋味洙曰孟宗後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笋爲

之生

更覺綵衣春 夢衜日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班斕之衣

奕葉班姑史 沫日後漢列女傳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 夢衜日以班姑比太夫人則必能翰墨矣

芬芳孟母鄰 沫日列女傳鄒孟軻母三遷而舍學宮之傍

義方無有訓 沫日左傳愛子教之以義方

詞翰兩如神 蘇日王獻之詞語秀麗筆畫雄勁兩如神匹左爲獨步

委曲承顏體

鶱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兩美畫麒麟 夢衜日言忠孝之狀貌圖於麒麟閣上也

秦州見勑除一作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懷居三十韻【鶴】曰唐百官志司議郎二人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凡皇太子可傳於史冊者錄爲記註貞觀十八年方置以比給事中監察御史十五人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云云六典云八人武德初方置貞觀二十二人加二人今詩云秋風動關塞當是乾元二年春作

大雅何寥闊【蘇】曰郡平大雅寥邈幾齋所斯聞【夢弼】曰寥闊言阻遠也

人尚典刑【洙】曰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夢弼】曰薛畢二子皆大雅之君子可爲國家之典刑矣

交期雨潦倒材力爾精靈【洙】曰嵇康絶交

書足下舊知吾潦倒麁疎不切事情精靈猶精明也二子陸同日夢弼曰謂同日迁官也諸生困一經夢弼曰公自謂也文章開突奧夢弼曰突烏叫切突奧言其文章深遂也肯子突奧之內突字正作突爾雅釋室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釋文音要逶摧潤朝廷趙曰潤德如潤身之潤夢弼曰今蒙迁擢故能潤色朝廷也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夢弼曰聽讀平聲聆也別來頭併白秦曰古詩相看俱白頭相見眼終青洙曰阮籍善為青白眼見佳客則為青眼見俗客即為白眼東坡別集詩許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此老杜句也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從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令多黑

頭江小萬里將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伊頭逢國士青眼酒尊開此拔谷所爲也

昔貧皆甚同憂心不寧心一作歲棲遑分半菽〔趙〕曰項籍傳歲飢人貧卒食半菽

浩蕩逐流萍〔朱〕曰流萍蹄流落如萍之在水也

俗態猶猜忌一作猜忍〔夢弼〕曰甫與二子有舊好雖今貴賤相邈必不捐忌非若俗態之相猜忌也

妖氛忽杳冥〔夢弼〕曰指祿山亂也

獨慙投漢閣〔朱〕曰楊雄傳王莽誅甄豐遠及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夢弼〕曰甫得罪自比楊雄也

俱議哭秦庭〔朱〕曰吳入郢申包胥求救於秦秦兵未出包胥哭於秦庭者七日勺水不入於口〔夢弼〕曰言二子既顯達當議報朝廷之難也

還蜀祗無益〔朱〕曰司馬相如蜀入

也後富貴還蜀〔夢弼〕曰甫以故鄉爲賊焚蕩雖獲歸還復何益哉書囚梁亦固扃〔洙〕曰梁孝王怒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夢弼〕曰還蜀囚梁公自喻也時請爲華州司功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洙〕曰言胡兵亂華也帝力收三統〔趙〕曰周得天統商得地統夏得人統言天地人皆歸之也〔夢弼〕曰謂肅宗收復京師也天威總四溟〔夢弼〕曰揔有四海也舊都俄望幸〔趙〕曰舊都指長安〔鶴〕曰漢書註引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倖故曰幸清廟肅惟馨〔洙〕曰書明德惟馨〔鶴〕曰至德二載九月復京師左僕射裴冕告太清宮郊廟十一月作九廟神主告享于長樂殿乾元元年四月辛亥祔神主于太廟甲寅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故云雜種雖高壁雖一作雝

壁一作壘【朱】曰漢書羌胡雜種類不一也高壁言壁壘高深也【夢弼】曰言祿山連結吐番入寇高其壘壁以自固也

長驅甚建瓴【夢弼】曰建居偃切瓴盧經切王師長驅而來其勢甚順如建瓴水也【朱】曰高祖紀若高屋之上建瓴水言其勢順而易為力也

焚香淑景殿【鄭】曰長安志殿在西內緜緜院西【夢弼】曰喜其初復也

漲水望雲亭【夢弼】曰言以水灑掃也長安志亭在西內景福臺之西

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朱】曰言帝初收復還宮日百官之集於朝者若聚星焉【希】曰梅福傳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正坐也猶言法宮法駕

宮臣仍點染【朱】曰宮臣謂薛受司議也屬東宮【趙】曰點染為文字也

柱史正零丁【夢弼】曰柱史謂畢曜為監察御史以介獨自立也漢官儀侍御史周官為柱下史冠法冠

趙曰零丁介獨之貌官忝趨栖鳳夢弼曰含元殿西方有棲鳳閣公自叙曩爲拾遺在諫省時也朝回歎聚螢批傷舊日讀書之勤夢弼曰晉車胤家貧夜囊螢以照書喚人看騕褭夢弼曰騕褭良馬也今喚自售蓋言不遇也不嫁惜娉婷批兩句開合謂異聘相邀自惜過時也閨世乃知其恨詩末易讀初看失之〇夢弼曰娉譜丁切婷唐丁切娉婷美女也今不能嫁故嘆惜之此皆甫以良馬美女自喻不見用於世也朱曰張易之出塞行騕褭青緑騎娉婷紅粉粹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硎朱曰劍埋於酆城獄張華夜見其氣在斗牛間使人掘之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硎趙曰此二句喻薛畢二子幾年埋沒今始奮發殆見遇事專裁也侏儒應共飽夢弼曰侏儒短人也朱曰漢東

方朔傳武帝令待詔公車俸祿薄朔紿侏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稍稍得進用焉趙曰以言二公猶未甚顯拔與侏儒共飽耳

漁父忌偏醒趙曰公自比屈原之放逐以漁父忌其獨醒也楚辭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

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趙曰公在秦州而憶長安故也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

羽書還似急夢弼曰羽書謂羽檄也以木簡

爲之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
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其速疾也烽火未全
停洙曰烽燧也未全停尚有餘烽也趙曰舉烽以報警急師老資殘寇
夢弼曰師以防邊日久而老也戎生及近坰夢弼曰坰古瑩切林外也老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忠臣薛憤激烈士淚飄零
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洙曰銘功於鐘鼎也仰思調
玉燭誰定握青萍握一作淬洙曰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玉燭調猶
燮理也青萍劍名也陳孔璋荅東阿王牋君
侯體高俗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鍾無聲
應機立斷夢弼曰言誰握青萍之劍以定天
下燮理均調使四氣和叶薰爲太平實有賴
於薛畢二子也隴俗輕鸚鵡夢弼曰鸚鵡能言鳥也隴右所出公自況客於

關隴爲時人所賤也原情類鶺鴒夢弼曰鄭氏詩箋云鶺鴒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此公自況有望於薛畢二子也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夢弼曰言仰取法於二子也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公自註府掾四人同日拜郎鶴曰膳部郎中在隋爲膳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爲司膳大夫咸亨三年復爲膳部郎中其員外郎改復爲郎中同今詩云請秋使寓直經過霖潦妨當是天寶十三載作是年九月淫雨不止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夢弼曰長安即漢之西京言西京假

漢以美唐也漢制以曹官爲掾如屋之椽言有所負荷也除擢也言除舊而擢新也希曰南省郎禮部志云諸郎中皆從五品員外郎從六品沈自七品而升六品也

通家惟沈氏

夢弼曰甫與沈家相通往來也

謁帝似馮唐

趙曰公自比也馮唐以白首而見文帝公四十歲始以獻賦召試見明皇也師曰馮唐老年爲郎今東美亦然故以比之

詩律羣公問

希曰宋之問傳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學者宗之號爲沈宋此以譽東美長於詩也

儒門舊史長

趙曰唐沈旣濟有良史才爲史官修撰謂之舊史則東美乃其曽也

清秋便寓直

夢弼曰便音平聲寓寄也直謂直舍也言東美受命之時也晉潘岳秋興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乎散騎省

列宿頓

輝光〔夢弼〕曰宿息救切星也漢明帝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未暇申安慰〔趙〕安慰唐人必時有此語然詩語俗甚○〔夢弼〕曰即序云未遂馳賀也鮑照翫月詩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長

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趙〕曰言沈文所存之司何所比擬乎公直以比其大父也盖公之大父審言嘗爲此官故因沈文而追感矣

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夢弼〕曰貧賤無車馬阻於霖潦故人事簡略也顏延年詩桑野多經過

禮同諸父長〔洙〕曰父長猶父兄之行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趙〕曰以見尊沈丈之年〔夢弼〕曰詩伐木篇以速諸父

恩豈布衣忘〔趙〕曰公新召試入官前此盖布衣耳

天路牽騏驥雲臺

引棟梁[師]曰甫末章有意於沈丈故云牽騏驥引棟梁也[趙]曰淮南子雲臺之高高註云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即非漢之臺名徒懷貢公喜[宋]曰王陽入仕貢禹彈冠颯颯鬢毛蒼[夢弼]曰自傷其衰老也

虢國夫人[鮑]曰唐后妃傳楊貴妃有姊三人長曰大姨封虢國並承恩出入宮掖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修可]曰明皇雜錄云虢國每入禁中乘驄馬使小黃門爲御皆俊健端秀才冠一時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鮑]曰楊妃外傳虢國夫人不施朱粉自有艷態[補注]涴烏臥切污也

傷悼 古詩八首 律詩二十二首

八哀詩幷序○曰昔詩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三良故晉曹植作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甫之八哀意原于此也曰八詩非一時所作如李光弼詩灑涕巳東峽嚴武詩悵望龍驤塋武以永泰元年夏薨而旐出江漢舟轉荆衡巳是數月今復葬羅而悵望基塋則二詩在夔作無疑如李邕詩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誦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則是史朝義未死之前正經營河北之日當在廣德元年之前摠序云傷時盜賊未息蓋自寶應廣德至大曆初有此作故云前後存沒遂不詮次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特自其成而云耳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

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感傷而有作也崔德符曰少陵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補註趙曰八人皆故矣舊本四篇作故字四篇作贈字誤也蓋傳本或公所謂八前後存歿之語乎公特言八公存歿或後如某甲歿時某乙猶存而詩不能詮次其歿之前後耳記曰我欲作九原又曰死而

可作吾誰與歸王公思禮李公光弼皆良將公傷盜賊欲作其死以爲用故主二公爲首與起者作之謂矣至歎舊懷賢則通言下六公

贈司空王公思禮

朱日按本傳王思禮高麗人少習戎旅隨節度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事翰擢右衛將軍從討九曲後期當斬翰釋之翰守潼關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嘗密語翰表誅楊國忠又請以三千騎刼之翰不從遂至於敗思禮奔行在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會宰相房琯在蜀奏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爲可收後效遂見赦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守武功以控賊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乾元初爲太原尹北京留安

尋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尉謚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夢弼〕曰東夷謂高麗也童稚刷勁翮〔端本〕曰謂

修整其儀年〔杜〕曰張景陽七命有云落勁翮追隨燕薊兒頳銳物

不隔銳一作脫〔夢弼〕曰燕薊兒指王忠嗣忠嗣為幽州節度思禮隨之歸朝也頳銳

如囊中錐其頳必脫也按平原君傳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頳脫而出服事

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洙〕曰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為翰押衙〔夢弼〕曰

沙石曰磧言意必欲掃蕩夷狄矣〔鶴〕曰流沙磧自是兩地名未甚拔行間

犬戎大充斥〔夢弼〕曰行戶郎切謂行伍之間也充斥猶言盛大也思禮在行

伍之間未顯乃犬戎無憚恣入寇也左傳盜賊充斥短小精悍資屹然

強寇敵[定功]曰前漢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人於政事不能絕也[趙]曰言此如山而爲強寇之敵也按史加思禮金城太守安祿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吐蕃有釁唯倚思禮觀玄宗之言則思禮在金城時能敵吐蕃可知矣

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夢弼]曰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琰詩馬鞍懸虜頭[定功]曰漢書冒頓作鳴鏑註鶻箭也

洗劍清海水[孫]曰青海在山東[希]曰哥舒翰傳翰築神武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刻名天山石[希]曰唐至隴右道伊州西州並有天山[朱]曰思禮以拔石堡城功在行間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趙]曰皆戰勝而深入也班固爲竇憲刻銘燕然山[敏功]曰唐薛仁貴傳

將軍三箭定天山**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夢弼】謂深其
壁壘也【夢弼】曰按唐會要景龍四年贊普請
婚以左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吐
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
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尤與
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思禮傳
事哥舒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
其討九曲也**飛兔不近駕**【夢弼】曰飛兔古之神馬也兔善走而復能飛以
名馬其駿快可知矣淮南子夫待
腰褭飛走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鷙鳥資遠**
擊【批】言事在外○【趙】曰山海經鷙鳥之擊**曉達兵家流**【注】曰漢藝文志
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
兵技巧十三家兵家者流蓋出於古司馬之
職自春秋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存
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飽**

聞春秋癖夢弼曰謂其博通春秋也修可曰晉杜預拜鎮南將軍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曾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肅肅一作蕭蕭夢弼曰莊子太宗師篇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自此推而上之至短小精悍貧皆美思禮之辭也洙曰裴楷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潼關初遺散萬乘猶辟易夢弼曰辟易退却奔走之貌萬乘謂天子也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洙曰元帥謂哥舒翰也時守潼關思禮為偏裨而諜不見從遂至於敗翰被擒夢弼曰前漢江都王手格猛獸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夢弼曰太子謂肅宗朔方北方郡名也至尊謂玄宗梁益劍南也胡指祿山伊洛河南也中原氣甚逆肅宗

登寶位塞望勢敦迫迫一作逼洙曰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太子從百姓之請遂入靈武圖興復乃即位以從人望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議果冰釋夢弼曰公指思禮也清河公乃房太尉琯也間讀去聲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同走詣靈武請罪蘇曰徐倜數上書明劉向事讜議便論即日冰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上林賦建翠華之葳蕤卷飛雪言其時在冬也周禮曰熊虎為旗所謂亘阡陌言兵旗之多也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闢洙曰鳳凰山鳳翔山名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象宮闕臺殿也時肅宗發軍鳳翔趙曰庾肩吾詩回川入帳殿金城賊

咽喉詔鎮雄所扼 夢弼曰扼乙革切洙曰謂思禮守武功以控賊也鶴曰玄宗出奔夜將半至金城縣金城即京兆府之興平玄宗在興平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散卒以俟東討事見通鑑然蘭州亦有金城縣又有金城關正屬隴右道節度治鄯州金城縣在蘭州而去鄯爲近詩云詔鎮雄所扼蓋爲此也不以京兆金城而言也

禁暴靖無雙 靖一作清

爽氣春淅瀝 夢弼曰謂思禮之守武功禁暴禦亂其材無雙和爽之氣如春風然人皆愛之也

巷有從公歌 洙曰詩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野多青青麥 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邊人謂之吐蕃麥哥舒翰嘗伏兵於其側虜兵至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王公爲節度故云野多

青青麥也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希曰肅宗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蓋是至德二載王思禮領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趙曰在我之祿位則恐其高本朝之土地則恨其窄又以美其謙忠不得見清時清一作盛嗚呼就窀穸夢弼曰窀穸謂葬也思禮發圖恢復而未遂不幸而死也洙曰左傳唯是窀穸之事永繫五湖舟永一作空洙曰范蠡事句踐既滅吳乘扁舟泛五湖今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也悲甚田橫客洙曰田橫死賓客五百餘人皆自殺言思禮賓客尤甚於橫也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夢弼曰前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鎮太原矣太原古之晉地宜乎有撫御之功德在汾晉之間綿歷千載與雲水俱傳而無

晦也

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

[趙]曰以形容思禮文不足而武有餘也廉頗藺相如古之名將豈必書其文彩於文苑傳乎末句正譏文勝者徒以取禍

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批]甚言文吏之無用豈景山代思禮乎◇[朱]曰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亦嘗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爲己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以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輯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備]曰援舊史王思禮薨管崇嗣代爲太原尹數月召景山代崇嗣景山至未幾以受馬被殺皆在上元二年公於詩末及景山蓋益見思禮昔日撫御之功也

故司徒李光弼 注曰按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略善騎射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尋加檢校司徒還司空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宦者程元振疾之日謀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會疾篤薨贈太保謚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今止云司徒則據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晉陽則河東之太原也 胡騎

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

膂朔方氣乃蘇乃一作多黎首見帝業【愛論】曰賊將史思明等四僞帥來攻戕光弼麾下衆不滿萬皆烏合之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衆皆愁寂唯光弼毅然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萬乃斷賊之右臂又破史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是以民安如泰山朔方兵氣乃振黎民知帝業之有成也二宮泣

西郊九廟起頹壓【愛論】曰二宮謂肅宗與皇后收復京師哭祠九廟也【補註】至德二載郭子儀收復兩京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今云二宮盖并肅宗言之西郊則上皇自蜀歸京師之郊未散河陽卒思明僞

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鶴】曰通鑑云史思明至德二年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李光弼料其終當叛去明年乾元元年果分軍爲二

一出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趍魏故云僕
巨妾唐志碣石山在平州石城縣又嬀州懷
戎縣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師尹曰公指光弼洙曰乾元二年為天下兵馬元帥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慶緒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僞位縱兵河南賊勢甚熾光弼遂撤官吏引兵入三城憚光弼不敢西北宮闕遂戰於中潬西大破賊逆黨趙曰高視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獻捷則傳所謂獻俘太廟也**異王**
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杜曰光弼以功進封臨淮王小敵信所怯謂北虜之敗也光武與王鳳等戰自將步騎千餘前去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畏也補注
擁兵鎮河汴千里初趙曰異王異姓之王

妥帖 夢弼曰妥吐火切安也洙曰光弼以臨淮士鎭河汴蘇曰張遜上隋文帝表云幅員嶃寧千里安帖

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 夢弼曰詩營營青蠅註營營往來貌青蠅善點白爲黑點黑爲白喩魚朝恩程元振譖害光弼光弼畏罪有詔入朝遷延不行素節凋零故云風雨秋一葉也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補注秋一葉言其危也

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 修可曰按唐史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謬深忌光弼功高而程元振左嫉之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迁延不敢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不至二年疾篤薨

大屋去高棟 洙曰高棟大屋所恃而安喩光弼爲朝廷之所倚賴也

長城掃遺堞 洙曰國家倚光弼如長城今其死矣

定掃除也遺**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洙】曰裴啓語林曰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言人亡而所用之物存爾蛟龍匣劒匣也言人亡不復見用故云零落爾【演義】曰西京雜記漢武送死匣上皆金縷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補注】【趙】曰平生白羽扇以諸葛亮比之零落蛟龍匣言扇羽零落也蛟龍匣言劒之蛟龍在匣而扇羽零落於其間**雅望與英姿**【洙】曰漢二十八將論至使英姿茂績委而不用也**惻愴槐里接**【趙】曰槐里豈葬地乎按大傳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按長安志延平門乃在郭西而前漢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魏道輔詩話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老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

以稱爲詩史也直筆在史臣將来洗箱篋[趙]曰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讒致公恐懼之事將來洗濯箱篋之汙辱矣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洙]曰時甫避亂荆衡故云南紀[趙]曰南紀楚之分公自南紀往歸長安則可以弔光弼之英魂今阻而不能故云扶顛永蕭條[夢弼]曰言光弼有扶顛之力而亡之也未濟失利涉[洙]曰時未至大治而光弼亡如未濟而失舟也疲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夢弼]曰苶乃結切衰老貌甫自稱也莊子苶然疲役巴東峽指言夔州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夢弼]曰按本傳嚴武華州華陰人挺之之子幼豪爽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官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

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爲
給事中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
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
劒南爲一道擢武成都尹劒南節度使
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
國公遷黃門侍郎復節度劒南破吐蕃
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撿校吏部尚書
永泰元年薨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夢弼曰鄭乃武之所封瑚璉祀宗廟之器也華岳金天晶也夢弼曰晶子盈切華西岳也金天白帝武西人以眞得華岳天神白帝精氣之所孕也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趙曰本傳武幼豪爽母不爲挺之所荅獨厚其妾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碎其妾首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淸夢弼曰嶷鄂刁切大賢謂嚴挺之也開

口取将相小心事友生趙曰凡開口只欲爲將相傳云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小心事友生蓋言其實閲書百紙盡紙一作氏落筆四座驚歴職匪父任夔曰任門蔭也言武初雖補蔭後自致身累遷殿中侍御史非由於父也嫉邪嘗力爭趙曰嫉邪者乃御史之職而嘗力爭乃武之能矣漢儀尚整肅夔曰乃假漢以言唐也朱曰時武爲侍御史胡騎忽縱橫朱曰禄山之亂也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夔曰傳直戀切趙曰史云玄宗入蜀擢武爲諫議大夫則天寶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遞之報也河隴西東蜀中之道肅宗即位靈武而前路梗澁有飛傳自河隴來武必詢問公卿爲誰希曰高紀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急者乘一乘傳師

[□]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飛傳其一乘傳數不知萬
乘出萬乘一作乘輿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
蕭關城[夢弼]曰劍閣蜀也蕭關即靈武也武在蜀之遠亦不知萬乘所出之的所
以雪涕悲鳴其忠義之情如此於是請於玄宗受冊命於劍閣謂肅宗於靈武遂立肅宗
[鶴]曰按志原州有蕭關後置武州西北貞靈武爲隣時嚴武赴靈武行在故云寂寞
雲臺仗[夢弼]曰言行宮儀衛之草創無復昔日移天仗於雲臺也庾信哀江南賦
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飄飄沙塞旌[夢弼]曰謂屯兵鳳翔以恢復也
江山少使者[夢弼]曰謂道路梗阻也[希]曰淮南王傳使者送長安來笳
鼓凝皇情[夢弼]曰謂肅宗思上皇也[朱]曰顏延年窮遠凝聖情又笳鼓震溟洲

壯士血相視 夢弼曰江文通別賦抆血相視 忠臣氣不平 趙曰指嚴武也 密論貞觀體 洙曰正觀太宗年號撥亂反正時 揮發岐陽征 洙曰岐陽指鳳翔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 感激動四極 夢弼曰爾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 聯翩收二京 洙曰二京謂長安與東都也 定功曰按舊唐書至德初武杖策謁肅宗行在房琯薦爲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者矣 西郊牛酒再 再一作至 夢弼曰西郊乃長安之郭外也至德三年十月車駕入長安十二月上皇至自蜀時武任京兆尹調賦供給犒牛釃酒以享軍士也 洙曰沈休文碑牛酒日至壺漿塞陌 原廟丹青明 夢弼曰謂收京築宗廟也原重也以先有廟今更立之也

匡汲俄寵辱。【批】匡汲既不倫俄寵辱又無謂【趙】曰匡汲謂匡衡汲黯以武之諫諍如匡汲也旣拜京兆尹尋坐房琯事與巴州此則寵之所辱也衛霍竟

哀榮【趙】曰衛霍謂衛青霍去病比武嘗東川及劍南節度則遷謫之中雖可哀而亦榮也【希】白北史王洛兒傳論生受恩遇沒居哀榮四登會府地【趙】曰武爲京兆少尹又爲京兆尹爲成都尹劍南節度又復節度劍南此謂四登會府【夢弼】曰貨殖傳都會也釋名都者君之所居人民之所都會也三掌華陽兵【夢弼】曰武初以蔭補太原參軍肅宗時爲劍南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東西兩川爲一道擢成都尹復節度劍南故曰三掌華陽兵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或曰匡汲衛霍雖見信任或寵或辱或哀或榮始終之節不若武爲京兆之尹又兼御史中丞又

迁京兆尹又兼御史大夫凡四登會府之地三掌華陽之兵也

京兆空柳色

一作市〔夢符〕日武嘗爲京兆尹故用以比張敞爲京兆尹走馬於章華臺之柳市也〔沫〕日漢張敞爲京兆尹走馬章臺街而唐詩有章臺柳

尚書無履聲

〔夢符〕日武收鹽川加撿校吏部尚書故用以比鄭崇〔沫〕日前漢哀帝擢鄭崇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詩上初納用之每見曳華上笑日我識鄭尚書履聲

羣烏自朝夕

〔夢符〕日武美武嘗爲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也〔沫〕日漢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日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者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是其徵也

白馬休橫行

〔補註〕日漢張湛爲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日白馬生且復諫矣

諸葛蜀人愛

〔夢符〕日謂武之威行劍南蜀人愛之比之諸葛

也【洙】曰陳壽言蜀人愛亮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為過也文翁儒化成【蔓衍】曰謂武以德服成都儒化之成比之文翁也前漢文翁傳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蜀之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自京兆空柳色至此比嚴武為京兆尹及鎮蜀兼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時也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蔓衍】曰雪山乃蜀之西山冬夏常有積雪武之來鎮其去就為蜀重輕焉【洙】曰言輕重在公而不在山記室得何遜【蔓衍】曰武辟甫為掌書記故自比之何遜也【洙】曰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轄鈐迎子荊【蔓衍】曰轄鈐兵書也【洙】曰晉孫楚字子荊參石苞驃騎軍事四郊失壁壘【蔓衍】曰謂邊境無屯戍也禮記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洙】曰此美武能鎮靜也虛

館開逢迎〔朱〕曰開閣以禮士也堂上指圖畫圖畫一作書畫〔夢弼〕曰按集公有嚴鄭公廳事沲江圖詩沲水流中座岷山對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是也軍中吹玉笙〔師〕曰言公鎮靜蜀中惟以宴樂圖畫與衆共樂無寇盜之憂也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夢弼〕曰此聯言成都雖有醇酒常以國難為憂不敢盛為宴飲也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夢弼〕曰此聯言車騎之出非專為閑遊終以問民疾苦為事也意待犬戎滅人藏紅腐盈〔趙〕曰犬戎指吐蕃也武再節度劍南破吐蕃十萬衆于當狗城然其意欲待盡滅而人免誅求使粟至於紅腐也〔朱〕曰漢大倉之粟紅腐不可食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或一作獲〔夢弼〕曰程謂功程也烱烱

一心在沉沉二豎嬰[洙]曰晉侯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
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我居肓之上爾居膏之下若我何
醫至曰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
也顏淵竟短折賈誼徒忠貞[師]曰以顏回賈誼爲比謂武年
少而殂也[洙]曰武終時年四十洪範註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飛旐出江漢
[洙]曰潘岳賦飛旐翩翩以啓路孤舟轉荊衡[趙]曰武卒於蜀舟行而歸故云
云[洙]曰荊衡乃楚地也盧爲馬融笛[洙]曰馬融好吹笛追死有客弔之詣
靈攢笛悵望龍驤塋[田]曰武帝以謠言拜王濬爲龍驤將軍至太康六年
卒葬栢山大塋域垣周四十五里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洪曰武在蜀辟甫爲參謀劉曰觀此詩謂莫
相疑行貧交行赤霄行爲武而作可乎空餘
老賓客身上愧簪纓之句無怨恨之意也不
雖此其哭嚴僕射歸櫬云一哀三峽暮遺後
見君情又
可知矣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郭曰璡資辛切朱曰按史

讓皇帝憲睿宗長子立爲皇太子以玄
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爲寧
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歷
太僕卿加特進天寶九載卒贈太子太
師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 夢師曰唐書璡眉宇秀整性謹潔善
射帝愛之魏志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歸對其
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又陳矯見曹仁歎

曰將軍真天人也**虯髯似太宗**〔夢弼〕曰酉陽雜俎太宗虯鬚嘗戲張弓挂之〔宋〕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色映塞外春**〔□〕語之所從生則固然矣襯貼得別●〔師〕曰謂貌和雅也許彥周詩話詩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其未[illegible]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咫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月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虯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

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師〕曰玄宗以雖父讓位于已故眷遇之恩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愛其謹潔極**〔洙〕曰新史採此語**倍此**

骨肉親〔夢弼〕曰齊南王康傳何敞上疏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淮南詭山訓王

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從容退朝後退一作所或在風雪
晨雪一作雷南皐羯鼓録明皇以琎聰悟敏慧妙達音樂每隨遊幸頃刻不捨忽
思格猛獸力【朱】曰江都王格猛獸苑囿騰清塵【朱】曰司馬相如
諫獵書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測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豈不殆
哉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駪駪【朱】曰三禮圖全羽為旞析羽為
旌所謂注旄於竿首也詩駪駪征夫註衆多之皃詔王來射鴈拜命
已挺身【夢弼】曰謂從天子獵苑中命琎來射鴈也箭出飛鞚內上
又回翠麟【批】上又必誤●【夢】【弼】曰翠麟馬名也飜然紫塞翮【夢弼】
曰謂鴈也【修可】曰雀豹古今註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故云紫塞下拂明月

輪【補】曰言鴈下而拂弓也皆言王射獵之精絶胡人雖獲多天笑
不為新【朱】曰長揚賦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
觀焉天笑天子之笑也【夢符】曰按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嚽
嘘註嚽嘘開口而笑也嚽乎監切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
【夢符】曰謂天子賞賜不貲也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朱】曰
漢武帝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書諫之伯夷叔齊叩武王馬而諫【趙】曰言王雖遠獵矣
而有書諫獵也諫獵書暗以司馬相如比之竟無銜橜虞【朱】曰司馬相如
諫獵疏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註橜鉢月切謂車之鉤心也銜橜之變
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聖聰剡多仁聰一作慈官免

供給費水有在藻鱗【洙】曰以其諫獵而罷故官免供給之費而物亦
得所【趙】曰非特止獵且不漁也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趙】曰
皆王諫之之效也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夢弼】曰此謂璡
好延賓客門下多賢士也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
爲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按璡歷大僕卿賀知章褚庭誨梁陟等善爲詩酒之交
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夢弼】曰公謙辭也謂已無才能得侍
王芳茵而爲王之所容也家語道大不容說文茵車席也好學尚貞烈義
形必霑巾【朱】曰義形於色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夢弼】曰孔融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夢弼】曰泝蘇故切逆流而

上也【趙】曰言自别之後流落於蜀與王闊絶欲泝流而上見王則川廣不可泝也做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墓久狐兔隣【夢弼】曰傷王之不復見【洙】曰張孟陽七哀詩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宛彼漢中郡一郡作王【洙】曰璡弟瑀早有才望偉儀冠世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

文雅見天倫【鶴】曰公廣德元年與漢中王瑀會于梓州故章梓州水亭詩有近屬淮南至之句今因懷感而及其天倫故有此句而末又云何以慰我悲從舟俱遠津【趙】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何以慰我悲一慰作開

從舟俱遠津【夢弼】曰謂瑀爲人文雅幸與甫同從舟於荊楚也

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夢弼】曰謂溫溫風味甫少年已嘗欽佩美

語子張
書諸紳

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朱曰按本傳李
邕揚州江都人

父善註文選行於世邕少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試問奧篇隱秩了辨如響驚歎因薦之拜左拾遺坐與張柬之善貶雷州未幾召還遷戶部員外郎尋又貶崖州玄宗即位召爲戶部郎中爲姚崇所擠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玄宗東封回邕謁見於汴獻詞賦稱旨頗自矜衒且云當去相位又素輕張說爲所惡發陳州贓事抵罪會赦免貶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州刺史上計京師以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又後進

不識既入朝所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傳
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
臨問素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娼不得
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會左驍衛兵曹
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温
令勣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宰
相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
殺之年七十代宗朝贈秘書監

長嘯宇宙間【夢詩】曰長嘯謂歎嘯之長尸子 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高才日陵替【批】千言萬恨賸有餘情○謂才 日替廢也如山陵之漸替【夢摘】高者不容於世也【蘇】曰王粲曰人日覺得忘 高才日覺陵替夫造物者其意於賢愚何如

哉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

林有根柢【蘇】曰潘安仁文章瑰瑋友人謂潘 詞林繁茂根柢衍審不然何妙秀

美發如斯聲華當健筆洒落富清製夢弼曰謂含譽與筆力相副也風流散金石夢弼曰言碑須銘誌之文散刻于金石也追琢山嶽銳洙曰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天下寺觀多出其手趙曰金石以言碑追琢山岳則若磨崖碑之謂夢弼曰追都回切治玉也言其為文得山嶽英銳之氣也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洙曰董仲舒言天人相與之際干謁走其門蘇曰羊叔子吾非干謁走人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遠森然起凡例夢弼曰四裔謂四方之遠也邕文傳羅遠方邕雖黜聚在外遠方之人多造其門而求之饋以金帛然為文得春秋凡例之體為多矣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蕭蕭白楊路夢弼曰崔豹古今註白楊葉圓廣志

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洞徹眞珠惠**趙曰墳墓之路幽昏而得邑之文如寶珠之洞徹以照之所以爲惠**龍宮塔廟湧**湧一作踴**浩劫浮雲衛**雲一作空趙曰浩劫無窮之劫也龍宮之塔廟亘歷浩劫而浮雲衛護之也薛曰按南史阿育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梵言塔華言廟也仙傳拾遺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六首又廣異記丁約謂韋子威曰郎君終當棄俗尚隔兩塵丁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夢弼曰此言無窮不朽之功也或以塔之級爲劫謬矣按集有玉臺觀詩曰浩劫因王造又嶽麓二寺行曰塔劫宮牆壯麗敞也**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趙曰俎豆事言作修學校記文宣王廟記之屬也去思計言使者太守縣令替罷而作頌政碑之屬**眄睞已**

皆虛【夢弼】曰眄彌珍切睞力代切謂凡來請謂求其爲文者邕皆虛己以致敬也跋涉曾不泥【夢弼】曰謂不憚其跋涉之勞也向來映當時豈特勸後世【夢弼】曰謂邕文之光耀已自輝映當時而歆慕非止勸獎後人也【洙】曰自蕭蕭白楊路至此皆言邕爲人銘墓及記寺觀學校與守令作頌政碑之屬能照輝今古也豐屋珊瑚鉤【趙】曰豐屋大屋也珊瑚鉤乃屋中之簾鉤也麒麟織成罽【夢弼】曰罽居例切氊也謂氊上織成麒麟也紫騮隨劍几【趙】曰既賂邕以紫騮之馬又繼以寶劍憑几也義取無虛歲【夢弼】曰此言富貴之家皆餽邕求其爲文邕受之皆合於義也按新唐書自古作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

濟【趙】曰以邑雖以文受人之財而氣義好興思古人分宅或脫驂之事其所感激當以未濟爲懷也【朱】曰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策爲友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爲上客邑之急於養士如此衆

歸賙給羨擺落多藏穢藏一作賊【趙】曰在衆入則歸其能賙給在邑之身則雖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

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皐唳【朱】曰邑知名長安中死天寶初四十年間可謂獨步矣累獻詞賦甚稱玄宗旨後因上許中使臨索其新文以文章徵天听故有九皐唳云

嗚呼江夏姿【夢弼】曰以邑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入博學能文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希】曰雖用漢人語亦以邑父善本江夏人故云

竟掩宣尼袂【夢弼】曰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

獲辟反抉栻面稱吾道窮背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夢弼曰武

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否臧太常議洙曰邕有批韋巨源諡議文士

推重之面折二張勢洙曰初邕為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

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

其奏則天色解始允宋璟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

是邕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夢弼曰邕

面折二張排蕩上心上為之霽怒衰俗凜然而生風也爾雅秋為旻天忠貞負

冤恨冤一作怨趙曰以邕忠正為人所陷宮闕深旒綴趙曰此言天子

深居九重不加省察也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夢弼曰止

言放逐南州無由伸怨也日料鵬鳥入魂斷蒼梧帝〔趙〕曰言其悲愁如賈誼鵬鳥賦庚子日斜鵬集余舍帝舜狩至蒼梧而死今之梧州也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趙〕曰榮枯之不常故奔走不暇所以無安息稅駕之地詩星言夙駕幾分漢廷竹〔夢弼〕曰幾讀上聲〔洙〕曰漢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守邕累爲刺史故曰幾分也夙擁文侯篲〔夢弼〕曰篲祥歲切〔洙〕曰魏文侯擁篲以迎朋友此言邕在郡能好賓客也終悲洛陽獄〔夢弼〕曰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中令邕杖死北海郡故以蔡邕洛陽爲比事近小臣斃〔夢弼〕曰小臣指吉溫事見題下左氏傳國語與小臣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嚌〔批〕易力未喻△〔夢弼〕曰嚌啗也伊

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朱】曰甫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是也【希】
曰唐志齊州濟南郡本齊郡天寶元年更名臨淄然青州亦有臨淄縣此當是言齊州歷
下亭也重叙東都别朝陰陂軒砌【夢弼】曰朝陰謂日影也
論文到崔蘇【朱】曰崔信明蘇源明二人皆以文章擅世指盡流水
逝【夢弼】曰謂歲舊也近伏盈川雄【朱】曰唐文苑傳楊烱爲盈川令卒張
說曰揚盈川文思如懸河注酌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未甘特進
麗【朱】曰張說曰李嶠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李嶠爲特進故也是非張
相國相扼一危脆【趙】曰指張說也邕素輕說說相珽公詩言張說以拒
國勢力所能一勝邕特身危脆易於一扼耳一爭名古豈然【朱】曰魏文帝典

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鍵捷欻不閑夢弼曰鍵巨與切鑰牡也捷疾葉切急也或作捷其獻切門限也文苑英華鍵捷作關鍵趙曰邕於關鍵則捷急而歘然不閑所以召禍宋曰老子善閉者不用關鍵例及吾家詩趙曰公以詩自負如此言例則邕與甫比肩以詩為常例也夢弼曰例或作倒謂見吾詩而絕倒也曠懷掃氛翳趙曰氛翳言讒謗之人也夢弼曰謂剔去蒙昧也慷慨嗣真作公自註甫有和李太守詩咨嗟玉山桂夢弼曰俞邕作詩之美也晉郤詵對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鍾律儼高懸夢弼曰俞邕詩之有法度也鯨鯢噴追遄夢弼曰俞邕詩之雄健也披陁青州血夢弼曰披陁高聚貌或曰不平也謂杖死於青州也蕪沒

汶陽瘞 夢弼曰瘞於罽切埋也鶴曰青州郎北海郡汶陽地亦屬青州邑客葬於

此 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 夢弼曰謂代宗時國恩例得贈

秘書監不問淺深也左僖公二十三年傳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爾雅釋水深則厲淺則

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帶以下爲厲 子孫存如綫

夢弼曰傷邑子孫微而欲絶也 趙曰舊客則公自傷其流客於 舊客舟凝滯

外未能乘扁舟以往也 朱曰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 君臣尚論兵將

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 公自註桓彥範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

已洎狄相也 朱曰六公詩載邑本傳 憂來豁蒙蔽 趙曰嘆時之多艱當後如

邑者慷慨有所陳說故詠其所作六公詩以解憂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

胡履靈書余初讀子美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眞一代佳作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洙曰按本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兖工文辭有名天寶中又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 趙曰源明京兆武功人故直以此名之 徒步客徐兖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 鶴曰東岳萊蕪俱屬兖州萊蕪兖州屬邑九域志云萊蕪東北去兖

州三百里疑不能時下然東岳廣在乾封縣亦在兖之東北岳與兼蕪爲近蓋自東岳時
下兼蕪也負米晩爲身每食臉必汯【宋】曰子路爲親百里負米
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爲而已故每食必汯夜字照爇薪【夢符】曰按文士
傳侯瑾字子瑜家貧傭賃暮輒燒柴薪以讀書獨處一室如對尊賓垢衣生碧
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顧顧一作顯【洙】曰以己勤苦之志
報父母劬勞也學蔚醇儒姿【夢弼】曰昔董仲舒爲漢醇儒以比源明也【洙】曰
負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文包舊史善【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後史舘
多采其語灑落辭幽人落一作誤歸來潛京輦【夢弼】曰幽人乃
幽隱之人源明嘗隱于嵩山天寶中辭幽人歸京闕射策君東堂一作射君

東堂策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一作制題呈未乾〔夢弼〕日
蔡邕獨斷漢制天子之書有四一日策書二日制書三日詔書四日戒敕乙科已
大闈一作休聲已大闈〔洙〕日源明天寶中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漢書顏師古日射
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
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文章日自負掾吏亦卑賤掾吏
一作吏緣〔夢弼〕日吏緣言以經術緣飾吏事源明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
太守又爲國子司業晨趨閶闔內〔夢弼〕日閶闔天子之門也足踏宿
昔趼〔鄭〕日趼古典切〔趙〕日宿昔趼言其由貧賤中也足胝日趼莊子百舍重趼是已
一麾出守還〔趙〕日出守謂出爲東平太守〔夢〕[illegible]日文選云屢遷不入官一麾

乃出守

黄屋朔風卷【愛】曰卷與捲同黄屋天子之車蓋也謂明皇乘輿以祿山反而出狩也

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遺【趙】曰八駿事周穆王乘八駿以出遊源明不得扈從留虜庭每悲恨以遺懷耳

平生滿樽酒

斷此朋知展【趙】曰阮述燮詩好飲足不跡公卿大夫之門水邊林下故懷自君張翰相遇問其所欲述曰平生滿樽酒語計一張琴翰嘆伏曰真傲逸奇士非我輩比也

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石一作不【洙】曰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官【洙】曰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其二秋憂憤則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焉此言源明不汚賊也

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愛】曰肅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偽署官者皆伏誅故下句比之范曄李斯也

范曄顧其

見（【趙】曰詰辟坐謀反誅臨刑辭其子藹亦齊取地土及果皮以擲辟辟問曰汝嗔我耶藹曰今日何緣嗔但文子同死不能不悲）李斯憶黃犬（【宋】曰李斯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言受偽官之人如范李之顧戀也）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墠以（【宋】曰源明後以秘書少監卒茂松意不變節於奸危如松栢不爲風霜所奪也）前後百卷文枕藉皆禁臠（【趙】曰禁臠言其文之美也）篆刻（出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一豚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爲禁臠）揚雄流（篆刻一作制作）溟漲本末淺（末一作末【趙】曰揚雄以賦爲童子雕虫篆刻然竟爲長揚羽獵賦見稱於時溟漲謂其文波瀾浩瀚雖溟海之漲其本末）

比之猶爲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剸夢道曰剸之兗切截

也謂其能斷決也朱曰吳越王允常取純鈎劍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水沉沉如美

蓉始生於湖王子淵須巧冶鑄干將之樸水斷蛟龍陸剸犀兕反爲後輩襲

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朱曰漢武帝嘗大與祠齋房生芝而

作頌事絕萬手搴鄭曰搴九輦切取也朱曰肅宗時宰相王璵以祈禬進勸

上與祠禱事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進時政得失垂之俟來者正始

貞勸勉貞一作徵趙曰源明所言可以垂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不要懸

黃金要一作惡胡爲投亂贙亂一作亂修司曰按爾雅贙有力註云出

西海大秦國以狗多力獷惡音畎又音鉉炙轂子載贊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飢則鬭

服飽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昳【趙】曰所以
美之且危之也亂贊謂亂虎也蓋言安媚則
黃金可惡而切直北上之愁不啻投飢贊也**結交三十載**【洙】曰任彥升哭
雲僕射一結權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吾與誰遊衍**【洙】曰新史亦言源明雅善
杜甫鄭虔**滎陽復冥寞**【夢弼】曰滎陽措鄭虔也**罪罟以橫罥**
【夢弼】曰橫戶孟切罥音吠謂虔亦遭與也**鳴呼子逝日始泰終則**
蹇則一作即**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趙】曰言源明未死間
猶及肅宗反正之後時已向泰矣而源明死
後時復屯蹇所以有米萬錢而至凋喪也【[illegible]】
曰舊史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今云
長安米萬錢蓋以一斛言之史不言蘇與鄭
死之年以此詩及長安米價論之當是其年
蘇鄭相繼而死故云滎陽復冥寞後詩又云

凶問一年俱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汚尚纏漳水疾【洙】曰劉公幹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永負蒿里餞【黃鶴】曰甫自傷

抱疾雲安不得詐汚以歸而弔爵源明也崔
豹古今註薤露蒿里並哀歌也出田橫門人
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
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于蒿里故有
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
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
收斂精魄無賢愚思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
得久踟躕至孝武時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
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
之世呼為挽歌後村詩話云杜入哀詩崔德
符謂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
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
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
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為工此八篇本非

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
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
盡善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
易之論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爲長篇者
不可
不知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著
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
譔國史虔倉皇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
玄宗愛其才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
善圖山水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
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
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
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潜以
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
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鶢鶋至魯門不識鍾鼓饗〔洙〕曰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至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海鳥鶢鶋也孔子謂臧文仲不智者三而祀鶢鶋一也註鶢鶋止於魯東門文仲使國人祀之

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洙〕曰孔翠翡翠孔雀也其志在丹霄然終不免樊籠之愁者以其質之異於衆禽也故鸚鵡賦彼鷙鶢鶋鵠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托絕垠之外翰羽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繒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言鄭公如鶢鶋如孔翠非鍾鼓所能樂之鵰籠所能拘之也所

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公自註〕往者公在疾蘇許公頲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愛才名躬自哀問

結忘年之契遠近嘉之故云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爽【洙】曰
文藝傳鄭虔天寶初爲協律郎天然生知姿【夢弼】曰後漢桓榮傳陛下躬天
然之姿學立游夏上【夢弼】曰謂虔之學過乎子游子夏也【洙】曰昔孔子作
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虔私贊國史是出其上也神農或闕漏或一作極
黃石愧師長【趙】曰鄭虔自著書外又選胡本草七卷故公所言補闕乃神農
本草之所不載也張良遇黃石公爲師今公言愧者不愧則不敢爲虔之師長也藥纂
西極名極一作域【夢弼】曰謂其善辨藥也兵流指諸掌【夢弼】曰謂
其善論兵也論語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
癢【公自注】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又著薈蕞等諸書又撰

胡本草七卷宋曰高元之茶甘錄曰子美在泉
鄭虔詩薈蕞何技癢薈爲外切草多貌蕞在
最切又徂外切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而皆
醉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爲會粹謂會集其
紕粹失之遠矣癢以兩切痒也謂人有技藝
不能自君如人之癢也子羨謂虔私著國史
是技癢不能自君爾唐史氏謂虔集當世事
書書八十篇目其書爲會粹亦承襲之誤矣
圭臬星經奥
世虔善地理其効如何○要[illegible]
日臬魚列切謂其善地理天文
也圭者土圭所以測日景也臬者表臬所以
度廣狹也周禮冬官考功記匠人建國水地
以縣置埶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
日入之景晝參夜考以正朝夕鄭玄註於四
角立極而縣以水垩其高下高下旣定乃爲
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
縣正之眡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文選景福
殿賦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

於水臭是也

蟲篆丹青廣趙曰虫篆言能書丹青言能畫子雲窮

未遍夢弼曰謂虔之學過乎揚雄之博極無所不通也洙曰揚雄傳雄字子雲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

方朔諧太枉杜以比東方之諧則稱屈甚。洙曰東方朔贊朔詼達多端應諧似優趙曰言虔能希荒遠之所在也東方朔每言其所指皆神仙之虔故云諧枉猶太迂也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無兩杜變鍾外又自成一體故兩。修可曰書苑虔善草隸呂揔云虔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鍾兼兩鍾繇鍾會也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或云兼兩車也漢吳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寫書子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註車有兩輪故稱

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傍蘇曰相如片文隻字朝出而暮傳天下古詩云高文滿天下籍籍喧萬口

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
誤一響寡一作宣夢弼曰滄洲謂虔所畫之圖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三絕
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洙曰虔嘗酒踈放故
公贈詩云頼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蘇司業源明也彈琴視天壤洙曰嵇康
曰目送歸鴻手彈五絃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
寄官曹寄一作記夢弼曰言不寓意於官職也突兀倚書幌洙曰
虔初坐謫還京師上愛其材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
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
不亦美乎晚就芸香閣洙曰遷著作郎魚豢典略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

臺稱芸臺胡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夢弼]曰坱莽黃貌胡塵謂祿山反也[趙]曰虔值祿山反偽授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市令潜以密章達靈武故詩言無一點所染不煩滌蕩也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槳[夢弼]曰祿山之亂平虔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履穿四明雪飢拾栖溪橡[夢弼]曰栖以周切柔木也言虔之官難苦冒雪而行拾橡而食也四明浙江山名上有方石四明自然開窻因以得名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洙]曰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沐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天長眺東南[夢弼]曰台州東南瀕海之郡也秋色餘魍魎[洙]曰天台賦始經魍魎之塗卒踐無人之境別離慘至今

斑白徒懷曩【增註】曰曩昔也春深秦山秀秦作泰一葉墜
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增註】曰鞅於兩切馬
頸柔韋也【增註】曰鮑明遠詩無由稅歸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
想詞場竟跡闊平昔濫推奬【增註】曰此五聯謂甫追憶昔時
與虔聚會于關中春和秋涼之日或劇談或稅鞅操紙賦詩把酒酣飲交遊於詞翰之塲
而今竟跡遠間關故傷之又憶虔之平昔濫有推奬於我也百年見存沒
【增註】曰謂百年交情見於存沒之際牢落吾安放【增註】曰謂虔之卒也檀弓
篇孔子將死子貢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蕭條阮咸在
出處同世網【趙】曰阮籍與其姪共爲竹林之遊今以阮咸比鄭審故云阮[illegible]

在【宋】曰阮咸阮瞻子也任達不拘雖處世不交人事【鶴】曰鄭審與虔當是兄弟今以阮咸比之如杜位乃公之從弟而云阿咸家是也東坡本此故與子由詩云頭上銀旛笑阿咸審雖謫江陵而有宅在夔公嘗過共湖亭有詩又選世網嬰我等他日訪江

樓含悽述飄蕩【公自注】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

故右僕射相國公張九齡【宋】曰張九齡詔州曲江人擢進士拜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左補闕爲中書舍人出爲冀州刺史復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復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未幾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文雅爲上所知右相李林甫忌之遂爲林甫所危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薦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坐舉

非其人左遷荆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
伯請還展墓遇病卒贈荆州大都督謚
曰文獻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氣
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
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
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
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
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
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絶後患
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
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
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

相國生南紀 師曰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唐天文志云東循嶺徼達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張相國曲江人曲江隸韶州正嶺徼甌越之地

金璞無留礦 朱曰張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十三以書

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金玉未成器曰礦言九齡成器早故不留礦【趙】曰言已爲金而不復留在礦以譬張曲江出而應用不復退縮也

仙鶴下人間【夢弼】曰九齡家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

獨立霜毛整【宋】曰言九齡之出也如仙鶴然潔白修整

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趙】曰矯然有江海之思而復思奮飛與雲路齊求

寂寞想玉階未遑等箕潁【宋】曰堯土階三尺想玉階有致君堯舜之心也有致君之心故未遑於箕穎箕山穎水巢父許田所隱之地

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宋】曰白玉堂金華省言直登清華之地【趙】曰此言張曲江爲校書郎爲左拾遺爲左補闕爲中書舍人爲集賢院學士是也

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

黽〔洙〕曰碣石山在安祿山所據之方峥嶸高大貌祿山有叛志嘗自高大視天地間如蛙黽然全無忌憚相國料其有反意屢請于帝〔希〕曰此言祿山強恣天下之人籍籍有言如蛙黽而明皇獨不知也〔鶴〕曰楚辭謬諫退云蛙黽游乎華池註喻讒諛弄口得志也

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批〕九齡大節惟論祿山此既不甚白未亦不及帝祭殆失畫意○〔洙〕曰大庭古至治之國也言九齡雖退食之間未嘗忘致治也榛梗言不以嫌猜爲心也

骨驚畏曩哲〔夢弼〕曰謂畏其不逮乎前賢傷其名之無聞也別賦心折骨驚

鬒變負人境〔洙〕曰鬒黑髮也變而爲白以負人事而已謝玄暉詩誰能鬒不變〔趙〕曰上句言畏其不逮前人下句憂其髮白將老皆傷功名之不立也

雖蒙換蟬冠〔夢弼〕曰輿服志貂蟬侍中冠風璫附蟬爲文貂尾爲

飾也【趙】曰貂蟬侍中冠而按九齡傳不載爲侍中〔二〕**右地恧多幸**【夢弼】曰恧

女六切慙也【趙】曰謂九齡以左丞相罷在右地慚爲多慚幸何者有李林甫之〔二〕嫉牛仙客之憾則得此爲幸矣或謂右地指李林甫爲右相而必有媿色林甫以罷幸一用視九齡

爲相心常負愧故引牛仙客共傾陷之九齡由是罷相也**敢忘二疏歸**【夢弼】

曰以疏廣疏受比九齡之賦歸也【洙】曰疏廣爲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

東都門外**痛迫蘇耽井**【夢弼】曰按本傳九齡數乞歸養詔不許遷中書侍郎

以母喪毀哀未幾奪哀入爲相故云痛迫蘇耽井【趙】曰蘇耽井在郴州神仙傳蘇仙翁名

耽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時

病者食葉飲水而愈
紫綬映暮年
夢弼曰紫綬太守繫印之綬希曰漢公卿表丞相金章紫綬
荊州謝所領
洙曰初九齡爲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爲御史至是子諒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杖殺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庚公興不淺
夢弼曰以九齡之坦率如庚亮也洙曰庚亮鎮武昌乘月登南樓謂佐吏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不淺
黃霸鎮每靜
[illegible]曰以九齡之善政如黃霸也洙曰循吏傳黃霸獨用寬和爲治擢爲揚州刺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賓客引調同諷詠在
務屛
夢弼曰謂九齡每引賓客同趣調者唱和於百務屛息之際也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
詩罷地有餘
一作詩地能有餘
篇終語清省
[illegible]

日省審井切察也一陽發陰管趙曰謂如黃鐘之律也言詩之和可听於耳淑氣含公鼎言趙曰謂如大羹之和也其詩之美可味於口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洙曰九齡善屬文夢弼曰徐陵書未造文章之境空慚讀書之力散帙起翠螭夢弼曰九齡有集二十卷荆人刻之碑翠螭即碑頭刻螭文也廣雅龍有角曰螭倚薄巫廬並夢弼曰巫廬二山名謂其才氣能與此二山之氣相倚迫也謝靈運過始寧墅詩拙疾相倚薄韓康伯註薄謂相附也趙曰言開散曲江文帙神物欻起其高至並巫廬之山也綺麗玄暉擁夢弼曰謂其文之綺麗如謝眺也洙曰謝眺字玄暉少有美名爲文綺麗戔誄任昉騁夢弼曰謂其長於戔誄如任昉也昉字彥昇梁人也自成一家

則夢弼曰謂其文自成一家之法也裴駰序史記勒成一家總其大較未缺隻字警夢弼曰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讀之者可以警動於人也杜預序左氏傳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夢弼曰韶州即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謂九齡之名與朱鳥之宿影齊高也影形也風俗通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衆鳥故謂之朱鳥趙曰當時謂九齡爲滄海明珠誠有名稱矣歸老守故林趙曰謂請還展墓也戀闕悄延頸悄一作嘗趙曰言其心不忘君也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夢弼曰惜其設于大庾嶺之南也大庾嶺在南雄州始興縣本屬贛州洙曰恨蕪絕於異域九齡自荊州

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謚曰文憲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先覺安祿山面有反相乃下詔褒贈司徒【趙】曰意謂九齡之文如波濤之飜可充良史之筆惜乎蕪沒隔絕於大庾嶺之外也【鶴】曰蕪善本作無字爲是張公之文何嘗蕪絕公意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終無絕於庾嶺也如先知祿山反相不與林甫同惡皆史筆所當書殆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篇李光弼詩云直筆史臣在將來洗箱篋亦此意也

向時禮數隔

制作難上請

【趙】曰九齡之死帝眷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

再讀

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朱】曰謝安石理五湖煙艇【夢弼】曰按曲江文集九齡嘗爲徐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當時傳誦今公再讀其碑而欲整棹以弔之其寄意深矣

別房太尉墓 彥輔曰閬州太尉名琯常與嚴武等交結貶邠州刺史上元元年爲漢州刺史寶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鶴曰按舊史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閬州僧舍而新史云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酉陽雜俎云邢和璞居嵩潁間房琯問邢終身事邢言降魄之處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飧而休於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閬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魚膾邀房房悟云云按公祭房公文云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其中有云撫憤日落把劍秋高意發八月四日爲合是年公自梓遊閬明年春自閬歸成都而參詩云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殆詩作於二年春別其墓而歸成都也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趙】曰言淚多而濕之也低空有斷雲【批】鍾情苦語著低近二字惟孟東野有之對碁陪謝傅【洙】曰晉謝安當苻堅入寇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玄不敢言乃令張玄重請問遂命駕出墅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折其矯情鎮物如此安薨贈大傅【夢弼】曰甫自言昔嘗對房太尉圍碁如陪謝安也把劍覓徐君【夢弼】曰把劍甫以季扎自比將欲出之於房太尉之墓也【洙】曰史記吳季扎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弗敢言季扎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而徐

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批】好景悽絕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趙】曰房琯字次律河南人【鶴】曰房以廣德元年死於閬州而權瘞于彼二年春晚公有詩別其墓今詩云孤魂久客間則此詩作於永泰元年是時公在雲安故詩云遠聞又云風塵紛不解蓋指其年吐蕃回紇党項羌軍寇邊

遠聞房太守【批】以其與漢州刺史緜之日旁太守正是恨意五字能言人所難言改爲太尉太尉誤矣○【趙】曰舊本作太守非善本作太尉蓋琯適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

書道病卒贈太尉不應呼之爲太守也鶴曰太守作太尉是此詩前公已有別旁太尉墓詩不應今反稱大守若止以漢州太守死則詩又不應言安石竟崇班

歸葬陸渾山

朱曰伊洛間有陸渾山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言此地當夷後爲陸渾之戎所有山因而得名

一德興王後

批豈玄齡後耶○朱曰同德以典王業也伊尹咸有一德

孤魂久客間

夢弼曰謂琯客死于閬州也

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

朱曰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謝安薨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贈太傅謚曰文靖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師曰孔明多故事喻旁公奏議可爲朝廷典故安石竟崇班喻旁公死後竟追賜褒崇之也

他日嘉陵淚

鄭曰嘉陵江名

仍霑楚水還

趙曰房之喪自閬州起發則由嘉陵江而下也蔡寛夫詩話云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譖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兇渠破膽頻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撫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統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嘗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琯雖不見用而當時建言有關於利害豈可廢哉惜乎史臣不能為一白之也後村詩話子美與房琯善其去諫省也坐救琯後為哀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琯雖敗猶為名相至於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為詩

史也何相反之有二

丹旐飛飛日〔洙〕曰丹旐銘旌也寡婦賦龍輴儼以星駕飛旐翩以啓路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趙〕曰時吐番未息也江漢忽同流〔批〕死生成敗難言之情歛望之痛居然短氣○〔趙〕曰靈櫬所經者江與漢也劒動新身匣新一作親〔批〕新身親身皆不雅少誤書歸故國樓〔蘇〕曰陳惇故歸故國載書一千卷歸家起樓〔夢弼〕曰故國指東都也盡哀知有處為客恐長休〔夢弼〕曰休假也〔趙〕曰此因遠送靈櫬之歸有感而言也

ㅿ哭嚴僕射歸櫬〔鶴〕曰嚴武以永嘉元年四月薨公亦離成都遊嘉戎渝忠至雲安今詩云一哀三峽暮當是其年在渝忠作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洙曰舊京故國修司曰盧子諒詩南

望舊京路老親如宿昔如一作知洙曰按新史武卒毋哭且曰今而後吾知

免爲官婢矣趙曰言嚴公之毋尚健知宿昔耳舊註所引新史非是不知何自得之部

曲異平生洙曰言部曲有異於存日也宋能昭東武卒將軍既即世部曲亦空

存風送蛟龍雨批謂其化爲蛟龍而風送之雨情境慘然與下天長意稱

○師曰子美詩云蛟龍得雲雨言賢者之得埶令云風送蛟龍雨雨被風吹斷則蛟龍失

勢可知趙曰以嚴公若蛟龍則風之所送者蛟龍雨也天長驃騎營洙曰

晉書齊獻王攸遷驃騎將軍時當罷營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一哀三

峽暮遺後見君情師曰遺後者謂恩德遺與後人使人哀思之不忘則

君之情可見矣【趙】曰言所以遺傳於後世見君有恩德於公之情如此也後村詩話云古人感知己之遇李布奏事彭越頭下臧洪盧諸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翕翕熱時則趨附恐後及時異事敗則掉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位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哭李尚書

之芳【鶴】曰按宗室世系表之芳乃蔣王惲之孫舊史云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京師廣德二年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此詩云江湖涕淚後篇云江雨偏銘

旌則李之芳旅櫬不曾歸長安但客葬於荆州故詩又云復士昭丘遠詩作於大暦三年江陵府所以復有湖風井逕秋之句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夢弼】曰漳濱甫言其客寓於荊南也【朱】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病疾竄身清漳濱又云逝者如流水哀此遊離分【希】曰漢書註蒿里死人里也欲掛留徐劍【朱】曰見把劍覓徐君註猶迴憶戴船【批】極是傷痛○【朱】曰見應尋戴安道註相知成白首【朱】曰潘安仁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此別間黃泉【朱】曰左傳不及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批】容易沉著○【夢弼】曰詩風雨思君子也又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泫胡畎切涕流皃禮孔子泫然流涕修文將管輅【趙】曰言李

尚書奇才如魏之管輅【夢弼】曰三十國春秋
蘇韶卒後從弟見韶乘白馬而行弟因問幽
冥之事韶曰死者爲鬼倶在人間不與生者
接顏回卜商今見爲脩文郎死之與生略無
有異言
終不見
奉使失張騫
【夢弼】曰謂李之芳廣德
間使吐蕃以張騫比之
芳也按公秋日夔府詠懷百韻末云途中
非阮籍查上似張騫亦爲李之芳而言也
史閣行人在
【趙】曰史閣言書名於史冊也【洙】
曰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
詩家秀句傳
【蘇】曰陸士龍題詩對
南山日曉得佳句
客亭鞍馬絕
【彭】曰此言子美爲客停留於此李公無復
鞍馬來相尋矣【趙】曰言其死於道路也
旅櫬網蟲懸
【洙】曰沈休文詩網蟲
垂户織夕鳥傍簷飛
復魄昭丘遠
【洙】曰禮記骨肉歸復于土王粲登
樓賦西接昭丘註楚昭王墓也
歸魂素滻

偏朱曰宋玉魂兮歸來夢弼曰滻所簡切水名雍京兆言李尚書乃京兆人令歸葬于滻水之旁也趙曰潘安仁西征賦地有玄灞素滻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朱曰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猶陛下喉舌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朱曰劉安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大臨曰此言李即與春草為鄰

ム重題鶴曰謂之重題又詩云湖風井逕秋與前篇秋色凋春草叶當是同時作

淨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朱曰言少時相顧今盡於此矣宇宙此生浮批悵然何所不盡江雨銘旌

濕洙曰記曰銘明旌湖風井逕秋洙曰蕪城賦歌曰邊風起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公自註公歷禮部尚書薨于太子賓客洙曰曹丕書曰應徐陳劉一時俱逝矣夢弼曰應瑒劉楨乃魏太子門下客也今之芳已殂故云減也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四韻鶴曰詩云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當是大曆四年冬作蓋公又有舟中懷盧十四侍御弟云朔風吹桂水則是其冬在潭州作盧侍御乃公之祖母盧氏姪孫故呼爲舅韋尚書即後篇哭韋大夫之晉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趙曰朱幡丹旐也舊引漢二千石朱

兩轓誤矣轓字從車幡字從巾義不同也[鶴]曰素幕既渡江而朱幡乃登陸則又非丹旐矣君是丹旐則與之俱渡江矣當時軍校送之者衛青傳傳校獲王師古註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爲幡耳

悲鳴駟馬顧[趙]曰有戀主之意[夢弼]曰石崇明君詞轅馬且悲鳴

失涕萬人揮[朱]曰陸士衡詩揮淚廣川陰又得與故人揮

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希]曰參佐謂佐史參軍也類要所謂參佐使局舊有用此二字者劉三復亦云參佐賓從[夢弼]曰後漢顯宗幸鄴勞賜門闌走卒

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夢弼]曰紼音弗索也所以牽喪車執之以致其力而助其車行之曰記助葬必執紼

[朱]此心猶倒衣[朱]曰詩自公召之顛

倒裳衣

感恩義不小【蘇】曰夏侯勝感恩戀德義實不小

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修可】曰唐史遺事武后幸洛陽至閿鄉縣革騎不進召巫問之巫曰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樵採所苦聞大駕至故裒求启遂詔云墓百步不得樵採子美八哀詩亦云虛爲馬鬣笛悵望龍驤塋【[illegible]】曰晉王濬爲龍驤將軍卒葬柏谷中大營塋域待龍驤詔則言韋尚書之墓如王濬也

臺迎獬豸威【夢弼】曰豸宅買切【趙】曰獬豸侍御史冠也獬豸獸名一角知人曲直而觸不直者此言韋尚書靈櫬至上都而送之者盧侍御也

深衷見士則衷一作哀【夢弼】曰言盧之誠實可爲法式也世說鄧艾年十二至潁川讀陳太丘碑文曰言爲世範行爲世則遂自名範字世則後宗族有與同者遂改名艾

雅論在兵機【夢弼】曰言

盧之議論長於兵機也

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趙曰禁闈天子之內也此言吐蕃陷京師也

往年朝謁斷修可曰言去上都之久而斷朝謁也

他日掃除非趙曰言掃除吐蕃不得上策所以爲非也

但促銅壺箭促一作整趙曰欲上之未明求衣而早朝也夢弼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爲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左爲晝又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商夔刻漏法爲器三重圓皆徑尺上鑄金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

休添玉帳旂趙曰言不必添兵也玉帳將軍之帳也希曰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

動詢黃閣老趙曰黃閣者三公也宋忠曰三公黃閣

肯慮白登圍宋曰前漢匈奴傳高帝至平城

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於白
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高帝乃使間厚
遺閼氏延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
單于終不能居之耶閼氏之言迺爲開一角
於是高帝從解角直出與大軍合而冒頓遂
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趙】曰言天子雖
屢詢大臣而莫知以白登之圍爲慮者此豈
勸親征之徒與【鄭】曰白登地名在平城東南
十餘里萬姓瘡痍合【蘇】曰邪元云萬姓瘡痍始合兵甲尚未全息恐西北
乘勢再爲虐也【趙】曰言其乘困於誅求役使也羣兇嗜慾肥兇一作雄【趙】曰
言將帥乘此爲驕也刺規多諫諍【趙】曰所望於盧侍御也端拱自
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趙】曰言盧侍御之登對所
論之事如此對敭期特達【鶴】曰敭與揚同衰朽再芳菲【趙】曰

言對衆天子之前當在特達而勿委靡則衰朽之人冉獲芳菲言同受其樂也

空裏愁書字【夢弼】曰此已下甫自述也世說殷浩被癈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山中疾採薇【洙】曰伯夷傳登彼首陽採其薇矣

撥盃要忽罷【夢弼】曰要讀平聲言韋已死與盧既別撥盃共飲之要已罷矣抱被宿何依【夢弼】曰甫爲左拾遺嘗抱被就韋尚盧同舍而宿今又無所依也

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洙】曰楚辭湘夫人洞庭波兮木葉下

哭李常侍嶧二首【鄭】曰嶧夷益切【鶴】曰唐志左右散騎常侍隸門下中書有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爲左貂右爲右貂故詩云猶想映貂

金又云江漢哭君時當是大曆三年在荆南作而梁權道編在四年潭州詩内不應言江漢也考詩當是李死於嶺南而歸葬長安公逢於江漢間而哭之

一代風流盡【蘇】曰曹捋曰子建没陳劉俱逝一代風流從此盡矣後世誰氏可繼高名【趙】曰南史張緒死其從弟融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蘇】曰山巨源哭嵇康曰中散死埋玉童泉沉珠滄海不重見斯人矣【趙】曰孔子言伯牛之奕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盖蹉其人之賢也

將老失知音【洙】自是可感□【洙】曰伯牙以鍾子期爲知音子期死而伯牙絶絃【趙】曰指李常侍如子期也曹丕與吳季質書曰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

短日行梅嶺【趙】曰大庾嶺多梅故謂之梅嶺

今南安軍寒山落桂林趙曰言李常侍之懷自廣南來也桂林今靜江府廣
志曰桂生於高山之嶺其類自爲林希曰山海經云桂林八桂在賁禺東賁禺即番禺也
若以桂州爲桂林則梅嶺非桂林所經之路長安若箇畔猶想映
貂金批猶有餘韵○夢弼曰漢官儀侍中冠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貂蟬崔豹古
今註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炳燮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識長也
青瑣陪雙入夢弼曰言昔爲左拾遺與李常侍同謁于省中青瑣門也銅
梁阻一辭希曰表記一辭而退夢弼曰言於蜀之銅梁縣又曾一接言辭而別
也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批可痛○趙曰言當兵戈之際
相逢於江漢而今在江漢聞其喪而哭也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

詩趙假對○洙曰古詩遺我一書札又呼兒烹鯉魚文選有贈荅詩裴揮王子表不愧史臣詞夢弼曰李常侍乃宗室之子故史氏當書之于王子之表而無愧也前漢書有王子侯表

哭韋大夫之晉鶴曰公有送韋中丞赴湖南詩玆云韋大夫則韋在湖南升大夫矣詩云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當是韋鎮湖死於鎮所大曆四年夏作故詩又云賊府深朱夏

悽愴郇瑕邑鄭曰郇須倫切國名洙曰左傳晉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師曰韋大夫靈櫬歸晉故子美悽愴以傷之差池弱冠年[illegible]曰甫言少年與韋大夫結交也洙曰曲禮二十曰弱冠士人叨禮數士人

一作丈人一作大人文律早周旋朱曰左傳與君周旋臺閣、黃圖、
裏朱曰三輔黃圖又漢宮閣詔簪裾、紫蓋、邊朱曰沈休文碑信龍駕於
伊洛待紫蓋於咸陽尊榮真不忝端雅獨翛然貢喜音
容問夢弼曰甫以貢禹自比也按集上韋左丞詩曰竊効貢公喜今韋大夫已死故
云音容間也朱曰漢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馮招病疾纏鄭曰馮馮唐朱
曰左太中馮公豈不偉自首不見招夢弼曰甫欲擬効馮公之招隱索為渴病所纏不可
得也南過駛蒼卒鶴曰蒼采莽切卒七沒切北思悄聯綿朱曰
洞簫賦翩綿聯以牢落鵬鳥長沙諱夢弼曰甫自言年逐困於荊南也賈
誼傳文帝以誼為長沙王太傅有鵬飛入誼舍自傷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犀

牛蜀郡憐夢弼曰言蜀人思韋大夫之德也朱曰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素車猶慟哭夢弼曰素車喪服也寶劍欲高懸朱曰見把劍覔徐君註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朱曰建武永平未盡中興之美夢弼曰韋賢傳宣帝即位賢為丞相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諺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沖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關樹頂闕一作高朱曰古詩西北有高樓交疏結綺窻夢弼曰言莫樓之高也飛旐泛堂前朱曰寡婦賦飛旐翩以啓路帟幕疑風鷰鄭曰帟音繹小幕也師曰言今失韋無所棲托如鷰之巢於風幕也笳簫急暮蟬

與殘虛白室蔓衍曰莊子虛室生白棄虛白之室歸長夜之堂横賊跡斷孝廉船朱曰世說張憑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真長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徃詣真長延之上座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日卿且前去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旅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旅宛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進曰下官今日與公得一太常博士撫軍與之言咨嗟稱善即用爲太常博士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蔓衍曰言韋大夫之化去朝廷無輕以兵權授人也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蔓衍曰左氏成公二年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聞高常侍亡 [公自註]忠州作

也[鶴]曰按舊史適練兵於蜀臨吐番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為番兵所陷以嚴武代還用為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永泰元年正月卒又按公前有寄高常侍詩意是寄詩未久而適已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夢弼]曰漢書豹尾比省中註凡省皆禁禁字元后父諱故改禁為省又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秘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袁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

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檻折[洙]曰見折檻詩註[夢弼]曰按唐新書高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公故有丹檻折之句

哭友

白雲長蘇曰山自源哭哭橋中散曰白雲央央我心悲傷揮哭望雲雲路阻長夢弼曰自諭州望長安而哭爲白雲長美說者又曰謂白雲之篇最長於人也獨步詩名在[illegible]曰適有詩名於時趙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田曰南史沈約謂王筠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秪令故舊傷

哭長孫侍御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爲杜誦作詩中賦頌作雅頌舊乘驄作屢乘驄蕭琴作蕭颯頌鶴曰長孫侍御即後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者此詩不言爲判官事而言其爲詩流與夫才思閒與此合意是得威武之命未到而死當是至德二載周置御史掌郵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漢因置十五員唐四人

道爲詩書重【孝祥】曰人誰不讀書但誦其章句而不明其道不足重也長孫之學獨爲可重以其達道故也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宋】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郄詵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宋】曰唐初考功試進士開元二十四年從禮部以春官侍郎主之則長孫擢第在開元二十四年之後憲府舊乘驄【宋】曰憲府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流水生涯盡【趙】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浮雲世事空【趙】曰浮雲易散之物故以比世事所以悼之也【夢】【補】曰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唯餘舊臺栢蕭瑟九原中【趙】曰漢朱博爲御史大夫其府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檀弓曰文子曰從大夫於九京註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當作原

哭王彭州掄 鶴曰詩云巫峽長雲雨當是在夔州作又云兵戈閒兩觀寵辱事三朝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遥解龜生碧草諫獵阻清霄則王當廣德年間爲彭州而今方替罷遂死也此詩大曆元年作

執友驚淪沒 趙曰禮記執友稱其仁也 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 沫曰沈約謝靈運也 異骨降松喬 沫曰王君平謂茅盈曰子有異骨可學仙漢文帝壽命非松喬得神仙赤松子王喬也 北部初高選 趙曰言其初官得京畿尉也故用北部事曹操年二十除洛陽北部尉舊註謂北部太守豈有才趣身便爲太守乎 東堂早見招 趙曰東堂見招言王掄朝見也東堂亦臨幸迎見之處如晉郄詵遷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有桂林

一枝之對蛟龍纏倚劍趙曰用延平津劍躍水化龍言禁從之平地變化者如
蛟龍纏繞其所倚之劍鸞鳳夾吹簫批挽詩有此盛麗此武藝此美人彈
有制作挽詩出此又別○趙曰鸞與鳳夾其所吹之簫也秦有簫史教弄玉以吹簫而鳳
凰降歷職漢庭久夢弼曰任職之久也中年胡馬驕宋曰謂安
史亂兵戈闇兩觀宋曰東京賊建象魏之兩觀寵辱事三朝
批語有商量○趙曰謂明皇肅宗與當日代宗也宋曰隨國之寵辱蜀路江干
窄彭門地里遙宋曰彭門地名屬彭州鄭曰即彭州兩峯相對曰天彭
解龜生碧草夢弼曰謂彭州官萧解去所佩之龜印也諫獵阻清
霄宋曰司馬長卿上書諫獵趙曰言王在彭州必曾上封事而不報也頃壯戎

麾出叨倍幕府要趙曰言王在彭州而參戎都節度軍謀矣希曰唐人
多言戎麾如杜佑制出總戎麾是也將軍臨氣侠趙曰指言揔戎之人壯
士塞風飆北亦有氣象〇趙曰指言戰鬪之士井谍泉誰汲谍一
作蒲洙曰谍息刻切易井之九三井谍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烽踈火不燒
趙曰凡軍旅所在必先論井泉凡有警必須舉烽燧今井泉不谍而烽火不燒則無事矣
皆以王君參謀所致而然也前籌多自假夢弼曰前漢漢王方食張良請
借前箸以籌之隱几接終朝鶴曰隱去聲洙曰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翠石俄雙表夢弼曰謂刻碑以表墓也寒松竟後彫洙曰語歲
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夢曰謂有勁節不變也一贈詩焉敢墜涤論

欲無聊〔蘇〕曰晁建中僻居山林經年不識車馬耋成嬾散或荅親友書亦無聊賴翰誰復著書者耶〔夢弼〕曰謂不敢以其死而廢詩篇之贈然深翰之間自痛悼而其情無聊矣再哭經過罷〔趙〕曰聞其死已矣矣今靈櫬經過夔州則公又再哭焉

離魂去住銷〔趙〕曰離別之魂或去夔州或住夔州皆自銷矣之官方玉折〔宋〕曰蕭望之便道之官王褒死如玉折也寄葬與萍漂〔趙〕曰追悼其才赴任而遂始玉折又傷念其寄殯若萍末泛安也

曠望渥洼道〔夢弼〕曰謂歸櫬所經之道也霏微河漢橋〔夢弼〕曰謂歸櫬所歷之橋也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標〔趙〕曰嘆王君之後如此〔夢弼〕曰左傳太子壽早夭即世巫峽長雲雨〔夢弼〕曰甫嘆旅寓于夔也秦城近斗

杓【鄭】曰杓畢遙切柄也【朱】曰斗杓斗極也【趙】曰公懷長安之遠也馮唐毛髮

白【夢弼】曰甫又自喻也歸興日蕭蕭【趙】曰公自嘆其留滯空老又因王掄之喪不即歸卿而感傷也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鶴】曰詩云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蓋永泰元年王已出峽【夢弼】曰漢中王瑀睿宗孫讓皇帝子代宗之叔父也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趙】曰淮王則漢淮南王安賢以比漢中王也少年疑柱史多術怯仙公【趙】曰柱史以言韋侍御老子爲周柱下史而韋以少年爲之疑其不似也仙公以言蕭尊師仙公宜有多術以延生

而死故怪之也不但時人惜祗應吾道窮洙曰左傳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批苦語略不費思處處隣家笛洙曰向子期思舊賦序于時日薄虞淵寒木悽然隣人有吹笛者其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讌之好感音而嘆作賦飄飄客子蓬趙曰公自嘆其飄零也洙曰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強吟懷舊賦夢弼曰強讀去聲洙曰播安仁作懷舊賦已作白頭翁洙曰魏文帝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鶴曰蘇源明鄭虔同是廣德二年死蓋廣德元年公在綿梓閬二年以嚴武鎮蜀再歸成都依之此詩當是廣

德二年秋作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

獨前途【批】有是中甚悲者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

羇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

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

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鶴】曰蘇鄭之死適致歲歉按舊史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云【補注】詩人玉屑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杜少陵哭台州司戶蘇小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和鬱孤臺詩云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

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唐人絶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流慟嗟何及銜寃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補注曰班固揚雄嵆阮逸相須補注曰嵆康阮籍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詮一作論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趍决勝風塵際功安造化鑪補注曰莊子以天地爲大鑪造化爲大冶從容詢舊學詢一作拘慘淡閟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緜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文

情列友于[書]曰論語惟孝友于兄弟情乖清酒送望絕
撫墳呼瘡痾衾已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
慶天地日榛蕪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自注]老儒艱難病於庸蜀歎其歿後方受一官[illegible]曰斛斯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隣公所謂酒伴者詩云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當是廣德二年作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洙]曰文帝召賈誼於宣室徒有茂陵求[批]極是恨意後來作者皆不及簡齋步驟略近○[洙]曰前漢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所忠往

而相如已死無遺書問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
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謝玄暉詩廣平聽方籍
茂陵將見求
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繐帷
在【夢弼】曰繐音歲疏布也用為靈旐之帳謝玄暉詩繐帷飄井幹淅淅野風
秋
鷰入非傍舍【趙】曰燕仍入其舍鷗歸秪故池斷橋無
復板卧柳自生枝【洙】又悲於他作○【洙】曰池館依舊而人不見也【趙】曰
梁孝威詩卧柳尚還生遂有山陽作【夢弼】曰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後
經山陽之居依思舊賦多慙鮑叔知【洙】曰鮑叔與管仲交貧則知其困而

容之達則知其賢而舉之管仲素交零落盡

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詳曰劉孝標絶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

而一遇素交盡利交興謝靈運詩萬事俱零

落白首淚雙垂

不歸鑑曰按唐志瀛州爲河間郡屬河

北當是祿山自范陽反河北諸郡

望風瓦解時公之從弟死於城中天寶

十四載十一月至乾元元年爲三年今

云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則是經三

春當是乾元二年春公是時在東都而

梁權道編在

秦州作非

河間尚征伐洙曰河間郡名汝骨在空城夢弼曰公言其從弟

經亂離不歸而死寄骨於彼從弟人皆有[illegible]

之空城也左傳吾收余骨焉

日爾雅釋親兄弟之子拓謂爲從父晜弟終身恨不平數金憐俊

邁夢弼曰數所具切計也謂幼時識錢數也張正見詩數金買聲名總角愛

聰明夢弼曰詩總角丱兮註總角聚兩髦也面上三年土春風

草又生師曰言三年飄蕩風埃之中今春草又生也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鶴曰武衛將軍之名起於魏許褚唐職官志左右武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掌統領宮禁警衛之法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然是年十一月祿山反今詩云嚴警當寒夜又云王者今無戰似非其時今以黃河十月冰之句諸通鑑謂天寶八年冬冰合意將軍是年死詩作於九年載公歸奏賦詩

嚴警當寒夜【夢弼】曰謂軍中警備之嚴也前軍落大星【夢弼】

曰言將軍之沒也【洙】曰晉陽春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諸葛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少而亮斃

壯夫思敢決敢一作感哀詔惜精靈【批】上下含蓄有美有恨○【趙】曰思其敢決邁往之氣也

王者今無戰【批】借用語○【夢弼】曰言將軍爲國致大平也【洙】曰鍾士季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書生已勒銘【洙】曰班孟堅爲竇憲勒燕然山銘【秦】曰書生公自謂也當爲之勒銘

封侯意疎闊編簡為誰青

舞劒過人絶【洙】曰高祖紀項莊請以舞劒

鳴弓射獸能【洙】曰曹子建詩攬弓捷鳴鏑驅上彼南山左挽因右發寒縱兩禽連

銛鋒行愜順

[夢弼]曰銛思廉切利也言兵威之行一無不欣然效順者[趙]曰言舞劍之絕也猛噬

失蹻騰[夢弼]曰蹻音喬壯貌言如猛虎之齧噬而蹻騰者爲之失喪其性命也[趙]

曰言射獸之能也

赤羽千夫膳[批]指鴈爲炙○[修可]曰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

黃河十月氷[夢弼]曰前漢求平六年冬十月河氷合叛虜乘氷渡後漢王霸傳光武到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氷流澌無船不可濟令霸往視之詭曰氷堅可渡比至河河氷亦合

橫行沙漠外[洙]曰所向無前故曰橫行[夢弼]曰漢書音義沙土曰漠即今磧也

神速至今稱[洙]曰岑彭兵至蜀公孫述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夢弼]曰言兵之神速也

哀挽青門去[洙]曰哀挽哀歌也漢書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

新阡絳

水遥路人紛雨泣〔朱〕曰諸葛亮亡人皆野哭〔修可〕曰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延首嘆息雨泣交顧〔趙〕曰詩涕泣如雨天意颯風飈部曲精仍鋭匈奴氣不驕〔批〕匈奴尚畏其部曲則遊者可知書生善頌者也○〔孫〕曰氣不驕言畏其威也〔趙〕曰此言將軍亡之餘烈如此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批〕頓放得是○〔朱〕曰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居樹下軍中號日大樹將軍

存殁口號二首〔公自註〕四子皆游於藝故甫志之〔鶴〕日每篇言詩畫者一存一亡故日存殁口號鄭虔以廣德二年死而今詩云鄭公粉繪隨長夜則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作爲是

席謙不見近彈碁 公自註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趙曰後漢梁冀能彈碁註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碁局以石爲之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爲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顛爲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

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註畢曜善爲小詩

玉局他年無限笑 一作事朱曰搜神記昔有人騎入南谷山中見一小池攢石橋遂驟馬過橋見二少年臨池奕碁置白玉碁局見騎馬者拍手負局而走希曰張道陵脩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涌玉局今爲觀在門內

白揚今日幾人悲 孫曰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此言幾人爲之悲感特有我而已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公自註高士榮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魏曹髦之後善畫馬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此亦怨甚○趙曰言無人珍重而藏其書也容齋續筆曰杜子美存歿絕句每篇一存一歿盖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覔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一不知温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二十四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二十五

雜賦　古詩十三首　律詩六首　絶句二十七首　歌九首　行十七首

課伐木 幷序【補】曰詩云客居課奴僕今以前篇客居詩考之當是大曆元年夏夔州作

課隷人【夢弼】曰隷郎計切著也廣雅課第也 附 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夢弼】曰行下孟切【洙】曰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註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栢之屬又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洙】曰詩終南何有有條有

拔正直倂然夢弼曰倂待鼎切輕促也最征暮返委積
庭内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簜鄭曰篠洗
了切竹小者簜徒浪切大竹也伊杖支持則旅次于小安
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昏黑搪突鄭曰
搪徒郎切突陀没切觸也夔人屋壁列樹白菊列一作例夢弼
曰蔿荻之屬也鏝為墻夢弼曰鏝謨官切埒也竇以竹示式
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之
徒朱曰莊子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為天下何異乎牧
馬去其害馬者荀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付宗武

論容齋隨筆曰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乃亨寒泉蜜戈獨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推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音黑塘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盖誤耳秦少遊詩話曰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輙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憂弱謂無韻者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奴一作童清晨飯其腹

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趙曰張平子南都賦言木有日擯立叢騈青冥竿眠謝靈運詩築觀基曾巔十里斬陰木蘇曰韓信廟記斬十

里陰木鑒五尋巨石人有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夢弼曰山足曰麓天台賦義和亭午尚聞丁丁聲夢弼曰丁陟耕切伐木聲也詩小雅伐木丁丁功課日各足蒼皮成委積夢弼曰委積多貌素節相照燭籍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仗一作杖夢弼曰籍才夜切苦虛竹謂虛心之苦竹也斬木爲捲取竹織籬跨手居而遮防猛獸也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趙曰此言又熊羆則山居所防豈獨虎耶蘇曰廉頗別傳曰乳虎而飢怒待人肉豈有棄於齒牙之間也不示知禁情豈唯干戈哭夢弼曰謂荒野之地虎豹食人儻不知禁制必爲彼吞噬豈惟死於干戈者哉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夢弼曰謂不以驕貴自居

也

蕭蕭理體淨宋曰治道貴清淨蜂蠆不敢毒蘇曰葛稚川與兒出戲誤捉蜂蠆不敢毒螫其父嘉之鄉里皆推重鶴曰賢府主當是栢都督公嘗爲栢都督作謝上表正是初到夔時表云先之以簡易開之以業產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歡勸禁將士之暴正理淨之意也夢弼曰謂不敢以虐政害人民如蜂蠆之毒愛民之至也

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夢弼曰謂夔人揷植藩籬以防虎患也

泊舟滄江岸滄一作登久客慎所觸所一作無舍

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屢一作累衰

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蘇曰杜周兵馬輕執熱而深入己成虜功不可旌賞

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

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蘇〕曰徐邈酒一斛餅三事〔師〕曰甫從

舟自蜀來泊止于此要當戒慎無觸此禍又

況舍西山嶠稚壯舍蓄猛獸極多牆壁貴乎

脩葺是以課隸斬木取竹以爲扞禦之備爾

曹措信行筆冒熱取竹木宜有以勞之從菊

伊遞給酒一斛以報

其勞仍以慰餘寒爾

上後園山脚〔鶴〕曰詩云自我入隴首十年經碧岑又云朱夏熱所嬰請旦步北林當是大曆二年夏作按公以乾元二年己亥入隴右大曆二年戊申爲十年然二年正月已出峽今首云朱夏則是二年夏無疑詩又云故園暗戎馬謂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反其年正月郭子儀討之而去年正月吐蕃亦陷原州也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夢弼曰爾
雅釋山上脊曰岡挽葛上崎崟夢弼曰崎公奇切崟魚音切崎崟山貌挽
葛謂攀援葛藟而上也曠望延駐目飄颻散疎襟潛鱗
恨水壯夢弼曰水壯非潛鱗所居喻喧囂非遠士所棲也去翼依雲
深夢弼曰歸鳥避矰繳之害惟恐其不深遠君子退避讒謗亦若此也勿謂地
無疆洙曰易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勞於山有陰洙曰山比曰陰夢弼
曰勞力報切不似也地雖廣大然盜賊縱黄若無所容身不似山陰可以避亂也石
榞遍天下水陸無浮沉趙曰唐韻曰榞音原木名皮可食或云善
本止是石原蓋平地曰原鄭曰榞實如甘蕉而皮可食說曰石榞其子如弓窮其皮可以

薦飢時天下荒亂小民轉徙輕水陸並載石頰以充糧也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劒門來巫峽倚薄浩至今夢弼日甫自登隴首山逾邅至蜀又自蜀至夔或迫山或依水浩遠至今凡十年亂離未平故傷之是以不免爲潛鱗去冀苟避禍亂也故園暗戎馬夢弼日謂長安之家鄉盜賊多也骨肉失追尋夢弼日謂弟妹逃難分散也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夢弼日孤死首丘不忘本也老年之心常思故鄉以平昔生長魂夢不忘也志士惜白日趙日古詩志士惜白日夢弼日功名未立恐老之將至也久客藉黃金洙日古詩徒有萬里志欲行囊無金夢弼日謂費用多也敢為蘇門嘯夢弼日晉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

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藉因長嘯而退退至半嶺聞有聲如鸞鳳之音乃登之嘯也

庶作梁父吟【陳】曰諸葛亮好為梁父吟[illegible]曰甫不取以真人自居但效諸葛躬耕嘯詠而已此謙辭也

又上後園山脚詩【鶴】曰前有上後園山脚詩為大曆二年夏作則此詩乃其年秋作故詩云秋風未已起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鶴】曰唐志開元二十一年分山南為東西以壯遊詩考之公遊齊趙在忤下考功第之後舊史開元二十四年始以禮部侍郎掌貢舉則公下第蓋在開元二十四年之前而遊山東二十四五年間東岳即齊地在兖州

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入一作北【陳】曰顏延年詩日觀

臨東溟【補註】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名日觀朱崖著毫髮【注】曰朱崖海南州也
遠望若碧海吹衣裳【注】曰碧海在東似飄飄碧海之風【補】曰臺吹我
衣裾皷鼓廣寒之月照我毛髮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注】曰
蓐收秋神也玄冥冬神也言四時相代而用事則休者困而王者強梁矣逝水自
朝宗鎮石各其方【注】曰言逝者無所止而止者不易其所也平原
獨憔悴農力廢耕桑【補】曰平原當是指德州唐德州為平原郡公言
至趙府事按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戍役為民害故平原以此而廢耕
桑非關風露凋非關一依此闕曾是戍役傷【注】曰民之貧困
非天時傷於戍役而已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

任猛將遠奪戎虜場【洙】曰於時言當時也當玄宗富盛之時不能節用自守而委任番將求功夷狄也曰班虎引兵深入直奪戎虜帳場【蘇】到今事
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可見況乃懷故鄉【洙】曰龜蒙山去東岳近而尚不可見況故鄉守【鶴】曰龜蒙二山名龜山在兖州蒙山在青州
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劒更
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
已起江漢始如湯【洙】曰苦熱行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隨魂來歸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折
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
梁【洙】曰欲有所行而無所由也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

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趙】謂死戰地也本上後園山脚耳却

從昔登東嶺俯望中州轉及時爭情緒闇迷故收斂悲歎。【洙】曰魏懷蒼賊塚纍纍以接隴

信行遠修水筒【公自註】引泉筒也【鶴】曰信行即課伐木詩序所謂隷人信行者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茹葷而爲童行耶當是大晉元年在夔作

淡性不茹葷【夢弼】曰葷許云切臭菜也莊子人間世篇回之家貧不飮酒不茹葷

清淨僕夫內【夢弼】曰僕夫腥或惟汝性請淨不食葷之內持愛之秉

心識本源本一作根於事少滯礙【夢弼】曰告子曰性猶湍水孟子曰

曰有本者如是信行既識心性之源本故遺之於事少有滯礙不通也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朱】曰鮑明遠詩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夢弼】曰水筒爲碎石所礙以致水滯賴信行以修疏通其流也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飧【朱】曰曛黑也【夢弼】曰日入未暇食餔其飢也貌赤愧相對【夢弼】曰愍其冒暑之勞也浮瓜供老病【夢弼】曰修竹筒引水以浮瓜供我止渴疾也裂餅嘗所愛【趙】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乎信行者也故繼以答恭謹之句裂餅字睹使王罷與客食餅客裂餅綠罷曰只是不飢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朱】曰文賊考殿最於錙銖註下功曰殿上功曰最【夢弼】曰

信行忍飢以修葺足見其恭謹可以辨殿最信行之勤惰諸僕夫其功爲最也詁要

方士符【夢弼】日令信行修筒引水相濟不假方士符與井軍蓋自獲其利也昔蘇耽鑿井種橘以濟人井無水投符井中遂有水或曰神仙傳葛玄嘗船行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投或問此符之驗能爲向事玄即取一符投江中順流而下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

何假將軍蓋一作佩【洙】將軍何限蓋字不得所謂○【趙】曰意是貳師背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耳

行諸直如筆【洙】行諸如乎其乎然使不得

用意崎嶇外【定功】曰直如筆言其有用而不邪曲也故後魏古弼太武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以其頭尖又名尖頭奴時人呼之爲筆公後改曰弼【夢弼】曰謂引水筒相接如筆而不邪曲也崎嶇不平貌

引水【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居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鶴】曰詩云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當是大曆元年至夔州作

月峽瞿塘雲作頂【趙】曰本朝史寰宇記於渝州載有明月峽以石穴圓似之故以名

亂石崢嶸俗無井【洙】曰楚俗山居負水而食故高者引水雲安無泉尤難得水故云

雲安沽水奴僕悲【夔】曰雲安屬夔州悲謂取水艱難也

魚復移居心力省【夔】曰省所景切簡少也謂取水免費心力也夔州雖乏水魚復有之故移居就焉

白帝城西萬竹蟠

接筒引水喉不乾【夔】曰乾音干燥也

人生留滯生理難

斗水何直百憂寬【洙】曰莊子期斗升水之活【趙】曰呂盧照鄰秋風至

詩還思不動行賴此百憂寬【夢弼】曰凡人所憂者無過飲渴斗升之水算來未爲所直得此則百憂爲之寬解也以此知生理實難况餘物乎

可歎【鶴】曰詩云太守頭者領山南則詩作於李勉大曆二年入朝爲京尹後當是大曆四年勉入廣時公在潭州作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洙】曰雲本無衣人以爲衣人以爲狗而已【趙】曰浮雲固變態不常之猶然初爲白衣變爲蒼狗譬萬事之變不可名狀也【希】曰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故此用其意而變其語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批】此爲何東之醜慨然歎興以下全不相涉○【[illegible]】曰非特雲也古今人事亦如此者近者抉眼去其

夫（一作妹）河東兒女身姓柳【夢弼】曰河東柳氏之女姿其夫王李友貧醜如抉眼中之物而去之【趙】曰東北人方言不喜見者每日抉眼丈夫正色動引經【夢弼】曰美其通經也酆城客子王季友【夢弼】曰乾武上曰江西觀察使李勉時王季友兼監察御史爲副使今洪州使院有題名可考【趙】曰王季友正色引經在唐文粹載季友詩觀公全篇所云則王佐之才矣羣書萬卷常暗誦【夢弼】曰謂其博涉也孝經一通看在手【夢弼】曰美其孝友也貧窮老瘦家賣屐【夢弼】曰屐曷戟切屐也好事就之為攜酒【夢弼】曰好讀去聲憐其貧也揚雄傳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豫章太守高帝孫【夢弼】曰豫章南昌故郡也唐鄭惠元懿生安德

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從江西觀察使乃三世孫也引爲賓客

敬頗久【鶴】曰按豫章圖經唐王季友酆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李勉引爲賓客甚敬之善爲詩見元結篋中集【趙】曰此下述季友且言其逢主人李太守也聞道

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

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趙】曰言人生相得氣合則勿疑若更反覆則旁人看之亦醜也【夢弼】曰王季友適經孝友之士也見變於太守李侯而見惡於其妻亦足見人生反覆萬事變更如浮雲然茲可歎也明月無瑕豈容易

【夢弼】曰謂如明月之珠不易得也紫氣鬱鬱猶衝斗【夢弼】曰謂如豐城之劍不可掩也

時危可杖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

否【夢弼】曰二人指太守王李友也李太守頃者領山南【夢弼】曰李勉常爲梁州刺史梁屬山南道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修可】曰培都苟切塿路苟切說文小土山也【洙】曰魏都賦培塿之與方壺【趙】曰言王生之拜太守顏色如仰高山其餘人真若培塿也用爲羲和天爲成【夢弼】曰上爲如字下爲于僞切用平水土地爲厚【洙】曰書地平天成又禹平水土王也論道阻江湖【洙】曰三公論道經邦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趙】曰王可以論道而留滯於江湖阻隔於致身也可爲疑丞而天子前後曠闕斯人也李也疑丞曠前後李死爲星辰終不滅【夢弼】曰莊子大宗師篇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夏侯湛畫贊先生乘浴登仙靈爲星辰漢武故事東方朔死西王母謂武帝曰朔木帝精也爲歲星下遊人間非陛下臣也

致君堯舜焉

肯朽吾輩祿祿飽飯行風后力牧長迴首

[illegible]風后力牧逸及亦類無謂○[洙]日風后力牧黃帝時良臣也[師]日帝王世紀云皇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復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歎曰風天號令垢去土后在也豈有姓風名后者乎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驅羊萬羣牧民爲善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乃得風后於海隅力牧於大澤甫以王李二人比之風后力牧可以論道可以燮丞以輔王室滋

回首以春思之

火

[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鶴]日詩首云楚山經月火大

旱則斯舉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趙】同○則斯與前散語【趙】曰此燒山以求雨之詩

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夢弼】曰夔俗旱則擊鼓焚山意欲怖蛟龍以致雨也

爆嵌魑魅泣【夢弼】曰爆皮敎切謂火燥巖叢而山鬼驚哭也

崩凍嵐陰昈【夢弼】曰昈侯古切日光也謂冱寒之處亦爲火所崩迫故嵐陰如日之光明也

羅落沸百泓【夢弼】曰泓烏宏切水深貌謂百泓之泉爲火所灼皆如鼎沸也

根源皆萬古【夢弼】曰謂夔俗焚山求雨乃自古然也

青林一灰燼【夢弼】曰言林巒之色皆成灰燼也

雲氣無處所【趙】曰言青林既灰燼矣雲氣無所止泊也出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鶴】日永泰二年關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六月令夔州以旱而舉火燒山詩乃云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殆是山南七月猶未雨也

風吹巨焰作河棹騰煙柱棹一作淡騰一作勝【夢弼】日煙柱謂燭也河中之棹火延及光焰騰於燭也

勢欲焚崐崙【趙】日火炎崐岡參合而言之也【夢弼】日謂火勢之盛光欲燒崐崙也山海經崐崙在西北高萬仞

彌爇洲渚【黃】日爇香爇切炙也【趙】日左傳火所爇燎【夢弼】日謂火光彌滿爇照洲渚也

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聲吼一作吼爭

神物已高飛【趙】日指言神龍也

不見石與土不一作只【夢】【趙】日夔俗焚山欲驚怖蛟龍然龍爲神物高飛遠引而不可見所留者惟石與土而已

爾寧要

謗讟【夢弼】曰要平聲讟徒谷切憑此近熒侮【[illegible]】熒侮猶惑侮○【夢弼】曰謂為此舉者非惟要遠謗讟亦近乎熒侮鬼神果何益耶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夢弼】曰薄關謂近及郊關也長吏謂守令也長吏憂恐火勢延及然則為民主者要當以精誠上格庶幾化禍為福今乃焚害草木昆虫豈不昧於理乎遠遷諐撲滅【洙】曰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夢弼】曰深恐火勢及環堵之室甫抱渴疾既遇旱熱復遭火氣酷烈覺更尤深稍殘如絲不絕也

曲江三章章五句【鶴】曰曲江蕭條秋氣高當是至德元載陷賊中時若乾元元年則六月已出為華州掾矣【補注】曰詩人玉屑五句法此捨

即事遣興可作如題物贈送之類則不可用

曲江蕭條秋氣高【洙】曰謝玄暉觀朝雨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希】曰顏延年曰秋高氣爽倍增蕭索菱荷枯折隨風濤【夢弼】曰菱一作芰芰即菱也遊子空嗟垂二毛【夢弼】曰遊子公自謂也【洙】曰僖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君子不禽二毛註頭白有二色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洙】曰禰衡賦哀鴻感類劉安招隱士禽獸駭兮亡其曹【夢弼】曰按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國史補進士既捷大讌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當時曲江風物盛傳天下經祿山之亂焚爇始盡況秋氣蕭條菱荷枯折水既寂凋沙石浮露而相蕩孤鳥而求旅皆可感之事也子美覽此風物已非昔日之盛復自傷年老兄弟間關豈

非黍離閔宗周之比乎甫集有詩云弟妹今何在蓋亂離之日親戚不相保持石與沙本無情之物尚且相𨗯隨流水轉移可以人不如沙石乎鴻鴈有先後之序以譬兄弟也今哀哀獨叫而求其類喻甫之懷弟妹是以有取於孤鴈焉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捎林莽【洙】曰蘇武詩長歌正激烈宋玉風賦蹷石伐木捎殺林莽莽莫補切宿草也比屋豪華固難數【洙】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趙】曰曲江方盛而長歌激烈者特以豪華者多而我獨寂寞也【夢弼】曰數色主切討也即事者即目前所以見曲江之事漢武帝大興土木之功於曲江徙京城豪富之侈以實曲江將以壯觀其地迨唐玄宗時比屋豪華尤為富盛上大夫賓集于此清歌妙舞無日無之激越者謂歌聲發越捎動林莽如所謂動梁塵遏

行雲是也自兵火之後甫遊此地風物蕭條已非古昔故曰即事非今亦非古也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此】謂聞此歌也○【夢】曰心灰謂無生意也【洙】曰莊子南郭子綦形如槁木心似死灰【趙】曰公灰心久矣守姪不必傷此而下淚也【之功】曰甫謂老年已灰少遊之心雖弁跡寂寞無所憾恨但傷弟姪隔別是以涕淚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修可】曰楚詞天問篇序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夢弼】曰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遇不遇無非天命孔子常以慶興為有命孟子亦以行止出乎天今日休問天者蓋君子窮物之理盡己之性以至達天知命故能自斷而不以問天也

杜曲幸有桑麻田故

將移住南山邊夢弼曰杜曲在長安之南甫之所居山阿曰曲若今地名

曰彎是也麻桑可爲衣食之資甫既不遇遂自斷欲依先人薄業黏住于此得以耕獵終

其天年豈能強逆天命而苟富貴也哉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

猛虎終殘年趙曰雄豪放蕩語盡氣盡它人稱豪說覇更不足道○朱曰前漢

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

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趙曰終欲移住南山則南山之景致足樂也

匹馬射虎使李廣事廣正居藍田南山中此詩人因意使事也夢弼曰短褐宜於上馬故

楚人短製欲便於馳獵也昔李廣有武才生於昭帝之世故不用使其遇武帝好兵其見

摧必矣甫文士以筆墨爲業惜乎當用武之秋任是以不用甫自知才與世違故斷然儒

術服著短衣習馳射鞍馬隨李廣之徒射虎爲樂文墨何足貴耶

三韻三篇[鶴]曰此詩當是永泰元年作蓋以代宗信任元載魚朝恩而士之易節者爭出其門二人在廣德永泰間其權特盛如華原令顏縣言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賂則縣坐流錦州如顏真卿言論事不當先白宰相而真卿坐貶峽州別駕魚朝恩勢傾朝野而劉希暹王駕鶴從而佐之以階顯擢故云此詩譏當時輕於趨附者詳味則其意自著師謂末篇指斗李用事官曹混濁恐未必然[補注]此六句法但可放言遣懷不可寄贈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師]曰高馬長魚有異

於藪尚不可輕況拔萃之士嘗晦其跡其可以被褐輕賤之乎

蕩蕩萬斛船【夢弼】曰蕩蕩廣大貌【趙】曰釋名曰船二百斛曰舸三百斛曰艇而趙五虎造萬斛之舟今取其大者以比興也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趙】曰推牛所以享衆功至於用牛則人徒之衆可見船之大又可知舊註謂以牛祭非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洙】曰言才大不可小用也【趙】曰得大風而後飽其帆也出鮑照舞鶴賦巽風動天【夢弼】曰巨船每起檣挂帆必殺牛以祭賴衆人之力然後可舉而挂席雖有其質苟無其助焉能一息萬里乎喻大才須膺大任乃可也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師】曰晉政多門謂政出於不一小人

自同調小人挟私互相黨同也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

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洙］曰譏趍附權勢以致名位者［師］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名利豈可苟求權要豈可苟附唐玄宗之時牛李用事官曹混濁祿山一戎夫而求平章事禮遇英明之主遽以闒冗則斯輩也直附之一笑耳

、示獠奴阿段［鶴］曰獠奴乃公之隷人也前所謂豎子阿段者公有引水詩乃大曆元年夔州作此亦其時作也［夢弼］曰獠張絞切夷名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洙］曰以竹引水也

郡人入夜爭餘瀝［趙］曰以筒引水其水涸塞不通故郡人止爭餘

遲耳稚子尋源獨不聞［夢弼］曰阿段承命尋源理筒而使水通也病
渴三更迴白首［趙］曰公有渴疾頼此水為多傳聲一注濕
青雲來［趙］曰以修筒之後水之聲自傳聞矣魯驚陶侃胡奴異
怪爾常穿虎豹羣［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奴傳記不錄［趙］
曰薛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
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
見胡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于
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
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
源其在陶侃家僮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
意似如此以俟博聞［蘇］曰侃得胡奴甚不喜
言語常嘿坐侃一日出郊執鞭隨之胡僧見
而驚禮曰此海山使者也因
念墮下侃異之至夜失其所

ム白露〔鶴〕曰詩云圍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又舊次在夔州詩內當是大曆二年在瀼西往東屯作

白露團甘子請晨散馬蹄〔洙〕曰鮑明遠詩附身散馬蹄圍

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趙〕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而羨魚之樂也迴

鞭急鳥棲急一作至〔趙〕曰王正長鳥思棲故枝〔師〕曰回鞭急者以日暮鳥棲林也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

蹊

ム檮木〔趙〕曰詩云亦知戍不返又云一寄塞垣深是時安史之亂猶未息又備吐蕃也乾元二年作

亦知戍不返〔趙〕曰婦人知其夫戍邊而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若寒月若一作暮况經長別心經一作驚〔洙〕曰言征戍之苦不保其生死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鮑〕曰垣邊塞也蔡邕上疏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置殊俗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趙〕此晚唐拙力彷彿之者○〔師〕曰此詩言征戍之苦秋至拭砧依寒衣送至塞垣盡閨中之力擣衣其砧聲音聞于空外使人不忍聽也故云

少年行二首〔鶴〕曰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成都作今詳詩云巢燕養雛渾去盡當是夏作而是年夏公在綿州當是上元二年

莫笑田家老瓦盆〔蘇〕曰陳暄好飲一日貴客過笑暄用陶器暄曰莫笑

此老瓦盆多見興廢也客無語**自從盛酒長兒孫**長一作養夢弼曰盛時征切長丁丈切希曰漢有居官長子孫者此用其語意**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修可曰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野爐燃樹葉山桮捧竹根此以竹根爲飲器子美謂臥竹根者但謂醉臥竹林中耳理甚易曉若以竹根爲酒器失之大鑿也田曰竹根爲飲器引庾信報趙王賜酒詩然乎切疑之以爲酒器豈得謂之臥乎希曰以竹根爲酒桮世固有之田謂疑之酒器不得謂之臥豈不聞酒尊之能眼故曰醻角數尊猶未眠是也但既曰注瓦自是以瓷爲飲器矣無容更用竹根拄當是醉眠於竹下夢弼曰甫言在田家自瓦盆中臾飲與傾銀玉之少年同醉臥竹根之傍耳**巢燕養鷄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已一作也**黃**

衫年少未宜數【夢弼】曰數所主切討也【趙】曰黃衫想唐人貴遊之服也【鶴】曰唐高祖武德間勑庶人服紬絁布其色通用黃不見堂前東逝波【批】此少年行四句耳然極動盪為勸甚遠○【夢弼】曰謂日月之速如東逝之水言行樂當及時也

少年行【鶴】曰詩云臨堦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名麤豪甚謂冨貴之子不閑於禮者未詳何人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成都作

馬上誰家白面郎一作騎馬誰家薄媚郎【希】曰曹子建樂府借問誰家子樂天揀地黃者詩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則唐以貴人子弟為白面郎臨堦下馬坐人牀【鶴】曰牀謂牀之類也胡不通姓字麤豪甚

指點銀瓶索酒嘗【批】寧可取此公少年行每四句止然已不為少〇【又希】

曰南史袁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夢弼】曰白面之郎生乎富貴之家不識礼法坐人之

來不言其姓氏而妄亂指人而有需甫是以識其麄豪之甚也顏延之好騎馬遊里巷據

按索酒亦此類也

絶句六首

【鶴】曰詩去舍下筍穿壁公上元元年種竹則元年與寶應二年筍未能穿壁當是廣德二年春晚自閬州歸草堂時作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

舞鵾鷄【趙】曰公孫月賦鵾鷄舞於蘭渚【夢弼】曰鵾音昆或作鵾爾雅鷄三足為鵾張揖註上林賦鵾鷄黃白色長頸赤喙

嗚嗚花蘂亂飛飛蜂蝶多【趙】曰江揔詩幽栖黃鵲飛飛遠

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急雨捎溪足【補注】考工記匠人捎溝三十里而廣倍注謂水漱齧之溝斜

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夢弼】曰跳徒聊切躍也藻水草也

鑿井交椶葉【夢弼】曰椶祖紅切或曰交椶作井綆也余謂新鑿之井以椶葉交敷於井底以障其泥士取其水之易清也開渠斷竹根扁舟輕

嫋纜小逕曲通村

舍下筍穿壁【蘇】曰顏榮苦志讀書村居疏漏筍穿壁生草可設人日惟一盂

弱而手不釋卷

庭中藤刺簷刺一作到【洙】曰刺七亦切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趙】曰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以其絶險獸猶無蹊人所莫由時上有飛鳥之道耳帆過宿誰家【蘇】曰宋選送弟入路登舟挂席東下選凝竚久之語細君曰帆過南浦今夜清風明月宿水濱誰家

絶句四首【鶴】曰詩云門泊東吳萬里船以公別詩參考則泊船乃上元寶應間事又詩云因驚四月雨聲寒當是寶應元年四月作若永泰元年春公亦在草堂而四月嚴武卒公行出蜀恐非此年作蓋以筍長而別開門則未

有去草堂之意也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卻背村【批】宛曲有趣○【夢弼】曰行胡岡切列也【趙】曰行椒蓋成行者【希】曰陸璣云椒樹似茱萸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爲香令椒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

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公自註】朱阮劍外相知【希】曰朱老當是南鄰朱山人阮生豈阮隱居與阮居秦州故云擬對之而論松之高也

欲作魚梁雲覆湍覆一作復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趙】曰魚梁乃傍竹積石橫截中流以聚魚之區也以溪下有蛟龍時興雲雨雖以魚梁人之所利也而公不敢

犯害以就利異乎世人徑行直前惟利是謀矣

兩箇黃鸝鳴翠柳[希]曰伐木詩鳥鳴嚶嚶鄭云嚶嚶兩鳥鳴也一行白鷺上青天[夢弼]曰行胡岡切窻含西嶺千秋雪[洙]曰西嶺即西山也冬夏常積雪門泊東吳萬里船[illegible]此千秋萬里是甚氣緊非苟也○[鶴]曰公在浣花未嘗不繫舟也[趙]曰公之志每欲南下其所泊於門外之船乃欲往東吳萬里之船也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摛句不失為奇作者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桮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是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藥甲一作草甲色過棕亭入草亭

苗滿空山慙取譽[趙]曰公自喻也藥者如本草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

於世根居隙地怯成形【趙】曰今所種之蘗在空隙之地欲成似物之形而怯於人之所易見也

漫成一首【鶴】曰詩云船尾跳魚撥刺鳴當是大曆元年自雲安發船下夔州時作

江月去人只數尺【夢弼】曰孟浩然詩江清月近人梁虞騫詩月光移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一作起【趙】曰聯拳者相並相續之貌【夢弼】曰聯拳曲貌謝莊翫月詩水鷺足聯拳船尾跳魚撥刺鳴撥一作跋【朱】曰撥音鉢刺音辣撥刺躍而有聲也【夢弼】曰按張平子賦控飛猱之撥刺兮射嶓冢之封豕

絶句三首【鮑】曰謝克家任伯云得於慎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時人所傳格律高妙其爲少陵不疑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行一作還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城一作山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沙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奉鄭十七郎一絶【鶴】曰詩云把文驚小陸即其弟鄭十八郎

詩又云花殘步屐遲當是大曆元年春作公是年春晚方遷夔

雨後過畦潤[夢弼]曰過古禾切經也畦戶圭切菜圃也花殘步屐遲[蘇]曰曹植花殘惜春步屐自遲[夢弼]曰屐音逆切履也把文驚小陸[夢弼]曰晉陸機為大陸陸雲為小陸二陸皆以文章名世公以小陸義其弟鄭十八之能文也好客見當時[夢弼]曰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此又以美鄭之喜客也

三絕句[彥輔]曰此三絕皆慼交道凋敝風俗衰薄也初章言新合之情不能久則莫若不見之也次章言疎數之無常也三章言莫若以歲寒自守也公當亂離之際奔走流落而無上下之交故見於詩者率皆如此[趙]曰洪覺範

謂子美詩山間野外意在譏刺風俗如三絶句是也余謂不然【箋】曰詩云無畫

春笋蕭林生紫門密掩斷大行固當在成都時作

楸樹馨香倚釣磯楸一作春【鄭】曰楸此由切【箋】日爾雅釋椅梓郭云卽楸陸璣疏云梓者楸之類理白色而生子者斬新花蘂未應飛不

如醉裏風吹盡本作春風盡先生定作風吹盡可忍醒時雨

打稀可一作何【批】鍾情自道風味宛然○【補】日此詩譏後進暴貴雖可爲一時榮觀

柰何恩重才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春時雨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

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

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補】曰齋縣見童褒且鄙鞭扑不

時妻曰但以財使之果善事人笑謂妻曰一日一百迴亦須來往矣工部造法宜體之【師】曰此詩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然君子以蒙養正瑜瑾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慝而小人來華面諂諛不能媿恥也

無數春笋滿林生【比】得興之始柴門密掩斷人行

會須上番看成竹【夢弼】曰番去聲上番蜀人之語也【趙】曰上番乃川語上番則成竹故謂上筤竹客至從嗔不出迎【師】曰前篇言花始雖斬新終爲風吹雨打以至零落此詩言笋初生終乎成竹而有客至從嗔不出迎之語蓋言雖君子守道爲歲寒異夫小人之暴貴易壞也

解悶二首同作十二首五首見果實門五首見文章門【鶴】曰詩云草

閣柴扉星散居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草閣柴扉星散居趙曰庾信詩寒園星散居師曰夔地多山少平居人傍山故星散浪翻江黑雨飛初洙曰鮑照詩翻浪揚白鷗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本一作溪友先生云女字是鄭曰得錢不論其價知魚賤也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西一作蘭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流一作遊鄭曰王褒淮南米價貴賤吾欲東下趙曰因其行而問淮南米價公欲儘南下也

復愁十二首

同作卜二首一首見節令九日洙曰此詩多感時事

而言故無傳信者則闕之以俟有聞鶴曰此詩當是大曆二年在襄溪作故詩云巫山猶錦樹又云村船逆上溪時吐蕃寇邠靈京師戒嚴所以又有萬國尚防寇之句

人煙生處僻生一作遠趙曰曹子建千里無人煙虎跡過新蹄

野鶻翻窺草蘇曰董卓每視漢獻帝如野鶻之窺深草盡其禽心自視無異也工部作是句深得體法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洙曰初學扇謂未甚圓也不成衣言細也趙曰李義甫詞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 趙曰故園指長安也蘇曰楊震故園今復如何

昔歸相識少 杜今又可知

早已戰場多 夢弼曰謂吐番未息也

身覺省郎在 趙曰公任工部員外郎故云

家須農事歸年

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杜此在此失自笑自言

金絲鏤箭鏃皂尾製旗竿 製一作製師曰金絲箭皂尾旗皆胡服也

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夢弼曰樂府有行路難篇

貞觀銅牙弩 [illegible]曰南越志云龍川唐時常有銅弩牙流出水皆銀黃彫鏤取之以製弩師曰釋名弩怒也有弩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鉤弦曰牙似牙齒也牙外曰郭

爲牙之規郭也合名之曰如門户樞機闔闢有節也樓開元錦獸張【趙】曰書若虞機張則所謂錦獸張者亦弩之物耳【鶴】曰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註材官之士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曰錦獸張謂設射侯也有花門小

箭好箭一作前【師】曰花門乃回紇也此物棄沙場【趙】曰夷變夏輕棄前

輩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夢弼】曰聽平聲李斯自閭閻歷封侯談笑覓封侯【趙】曰此篇公蓋賁生事邀功濫冒榮寵者矣雖閭閻小人亦說取封侯也【鶴】曰按唐史至德年間府庫無畜積朝廷事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將聽臨事注名及請

渠之一敗復以官爵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給賤役者昔唐自惠琮矯詔令崔希逸襲吐蕃受厚賞自此吐蕃無歲不入寇觀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之句可爲喜功生事妄開邊釁者之戒

今日翔麟馬翔一作祥【夢弼】曰按唐志翔麟廐名續通典內有飛龍翔麟廐苑鵷鸞吉良六羣等大廐先宜駕鼓車【洙】曰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角一作覺【趙】曰言此馬不勞問惟河北諸將角勝於榮華而已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蘇】曰董蓀轉江湖淮浙粟以實河北【鶴】曰唐自天寶之後輿地半爲盜區所賴江湖之地不失猶得藉以爲國故史有唐得江

誰財用濟中興之語高帝紀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

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趙】曰鳳凰城謂京兆也責天下勤王而已不在京城之兵多也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趙】曰餘熱猶在也【夢弼】曰夔地暖秋暑光盛也

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洙】謂江總仕陳得賞晚猶在耳其意深悲○【師】曰江總陳後主狎客也陳破歸隋後復歸江南子美以身未歸故鄉故託江總以自比言總雖易主得歸猶不若子美流落而有銀魚不賜子美撿校工部朱紱銀魚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鶴曰公乾元二年十一月至同谷以十二月入蜀寓居同谷才一月耳夢弼曰李薦師友記聞李太白遠離別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洙曰以其寓居故自稱有客子美甫字也白頭亂髮垂過耳亂一作短夢弼曰亂髮過耳言其短也歲拾橡栗隨狙公夢弼曰橡似兩切橡實也狙千餘切猿屬食橡栗按新唐書甫居同谷拾橡栗以自給豈非狙公之比乎洙曰華山有避秦役夫體有青毛背隨猿猱拾掇山栗晉大康時有人遇見多談秦事歷歷可聽鶴曰莊子狙公賦芧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跳曰芧橡子也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一書

作主[夢弼]曰中原即中國也同谷一條寒郡故指京城為中原甫家京兆杜鄠自賊亂以來家信不通吳云無書歸不得也**手脚凍皴皮肉死**[鄭]曰皴七倫切文細走也[夢弼]曰皴皮折裂也**嗚呼一歌兮歌已哀**已一作獨**悲風為我從天來**天歸作東[師]曰甫自傷飢寒不得一鄉悲風為生天為之感動况**人**乎

長鑱長鑱白木柄[洙]一歌奐乎美二歌奐長鑱豈不哥啞○[鄭]曰鑱鋤銜切吳人云犂鐵說文鑱也[夢弼]曰接顏之推訓俗音字鑱仕衫切即鑱也俗謂之地鑱又仕鑑切**我生託子以為命**[夢弼]曰接鑱以鐵為鏨以木為柄所以搖地種植乃生死所係故云託子以為命也**黃精無苗山雪盛**雪一作日

【夢弼】曰黃精無苗言其飢也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獨俗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江西人謂之土卵余謂此非當以黃精爲正公嘗屢用黃精字接集中有大平寺泉眼詩云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是也【鶴】曰今公寓同谷已是仲冬則山雪無應云盛芋又已收意只是採黃精亦猶拾橡栗也黃精是時無苗又値山雪之盛所以有子空歸來之句若芋則種有定所不勞負鑱入山矣

短衣數挽不掩脛

【鄭】曰脛胡定切脚脛也【洙】曰甯戚叩角歌曰短布單衣不及骭

此時與子空歸來

【夢弼】曰是時同谷饑食甫荷鑱採黃精而雪盛無苗可尋遂爾空歸也

男呻女吟四壁靜

【洙】曰耿充冬寒家唯四壁長夜男呻女吟令人心死

嗚呼二歌兮歌

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閭一作隣[趙]色字下得好非必人人為我惆悵而有其色。[洙]曰首章天哀其窮次章火亦哀其窮矣[杜]曰列子曰昔韓娥東之齊鬻歌假食逆旅人辱之因慢食哀哭一里老幼悲愁相對三日不食老杜放詩而里閭惆悵意頗類此[趙]曰公哀其窮正如李陵天地為陵震動壯士為陵飲血之勢

有弟有弟在遠方一作各一方[趙]曰公四弟曰穎曰觀曰豐曰占各在它郡惟占從公八獨三人各瘦何人強[洙]曰後漢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請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其意俱舍之生別展轉不相見[洙]曰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夢弼]曰胡塵謂祿山之亂也詩道阻且長東飛鴐鵝後鶖鶬安得送我

置汝傍【鄭】曰鴐鵞古牙切鳥名鶖七由切鶬七剛切【夢弼】曰廣雅鴐鵞鴈屬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鴚鵝鴚音加與鴐同【洙】曰揚雄傳豈鴐鵝之能捷鶖鶬惡會也鶬九頭詩有鶖在梁【鶴】曰楚辭謬諫畜鳧鴐鵝鷄鶩滿堂壇兮註畜養鵝鶩親近小人滿於堂壇又大招鵾鴻羣晨雜鶖鶬兮公云喻史思明據東都也【趙】曰公言眼前雖有此等物安得秉之以見其弟手

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收一作取【洙】曰信三十二年余收爾骨焉非特已窮而已而兄弟之親亦莫知其存云

有妹有妹在鍾離【夢弼】曰按公集中有詩云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之句蓋其夫已沒而夫之兄迎在鍾離也

良人早歿諸孤癡【夢弼】曰

名婦人稱夫曰良人癡謂驕騃也**長淮浪高蛟龍怒**〔夢弼〕曰時甫妹
在淮南也**十年不見來何時**一作遲**扁舟欲往箭滿**
眼〔夢弼〕曰按資治通鑑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杳**
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猿
為我啼清晝〔批〕不問猿誤竹林誤但覺多一字更自哀傳音節適會〇〔蘇〕曰
舊作竹林後人改爲林猿今本皆因之蔡條云崇寧間有貢士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
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少陵於詩必紀其處以明風俗方物詔於後人豈易
吹也〔夢弼〕曰閭里爲之惆悵猶可也猿乃無知之物今爲我啼蓋哀傷之至能使無知之
物感動則其第斯爲至矣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一作樹枝濕〔批〕是此景

黃蒿古城雲不開〔夢弼〕曰同谷乃古白馬之谷漢屬武都郡唐天寶元年更名同谷其城皆生黃蒿故云古城

白狐跳梁黃狐立黃一作玄〔鄭〕曰跳徒聊切躍也〔夢弼〕曰莊子逍遥遊篇狸狌東西跳梁春秋潛譚記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山海經武都之山黑水出焉有玄狐蓬尾

我生胡為在窮谷窮一作空中夜起坐萬感集一作百憂集〔洙〕曰謝靈運詩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五康琴詩哀風中夜起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批〕何其魂招不來耶歸故鄉也○〔洙〕曰招魂曰魂兮歸來

南有龍兮在山湫【趙】曰湫龍潭也【夢弼】曰此篇因感龍湫而託言寓意焉

古木巃嵸枝相樛【師】曰巃盧紅切嵸子紅切【洙】曰劉安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樛山氣巃嵸兮石嵯峨【鮑】曰樛乃枝曲下垂皃

木葉黃落龍正蟄【洙】曰秋風辭草木黃落兮鴈南飛

蝮蛇東來水上遊【洙】曰招魂曰蝮蛇蓁蓁【修可】曰龍蟄喻天子失勢蝮蛇東來喻祿山從山東來【希】曰南有龍喻玄宗在南內木葉黃落龍正蟄喻玄宗蝮蛇東來謂史思明僭魏州非喻祿山從山東來是時祿山死久矣

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劒欲斬且復休【夢弼】曰拔劒欲斬如高祖斬白蛇以興赤帝之子也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一作怨遲遲曰思相吏切【趙】溪壑為我

迴春姿【趙】獨此歌回春姿者顧車駕反正之辭也心所同然千載如對○【洙】曰鄒衍彼說仰天而泣五月爲之降霜則士之怨憤足以感通於造物而然矣【□】曰六歌一篇爲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年至自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陰俟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帝遷西內【□□】曰猿尚爲有情之物乃君溪壑既非有知又非有情今爲之迴春姿之妍變秋色之慘足見甫之悲傷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趙】曰李少卿荅蘇武書曰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三年飢走荒山道【趙】曰自丁酉至德二載至己亥乾元二年爲三年也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師】曰肅宗中興所用皆後生晚進元勳舊德如郭子儀尚見齟齬宅可知也故云

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

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杜】聲氣俱盡【趙】曰江文通詩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師】曰白日速蓋傷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所謂富貴不來年少去是也【新添】朱文公跋云杜陵七章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至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相從歌贈嚴二別駕【師】曰崔旰殺郭英乂成都亂適東川與嚴別駕相遊從一見如舊故作此【鶴】曰師註及梁權道編皆以爲永泰元梓州避亂時作然崔旰之亂在是年閏十月公已次雲安矣當是實應元年避徐知道反入梓州時作此詩乃寶應元年故詩云成都亂罷氣蕭瑟浣花草堂

亦何有若在永泰元年作則是時夫意下忠諭矣豈復更十步一回首於草堂也

我行入東川【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十步一回首【益】曰憶書隱也成都亂罷氣蕭瑟【夢弼】曰時徐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劍南大亂也浣花草堂亦何有【師】曰草堂為賊焚故云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趙】曰豪俊者謂嚴二也【師】曰梓州屬東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鶴】曰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州別駕給事郎蕭倣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辨從事其來尚矣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

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螺一作織一作騾[夢弼]曰青螺粟謂帽之紋也言舞劍時袖拂帽紋之塵也

紫衣將炙緋衣走[illegible]曰炙之夜反紫衣緋衣昔言當時執事者也

銅盤燒蠟光吐日一光作炙[illegible]曰銅盤燭臺盤承淚者

夜如何其初促膝[夢弼]曰詩夜如何其夜未央[illegible]曰促膝言膝相近也

黃昏始扣主人門[illegible]曰新相知也

誰謂俄頃膠在漆[師]曰古云自謂膠漆堅不如雷與陳甫一見嚴二便如膠漆之固

萬事盡付形骸外[趙]曰莊子曰索我於形骸之外

百年未見歡娛畢

神傾意豁真佳士

久客多憂今愈疾

高視乾坤又可愁可一作何

一軀交態同

悠悠〔[illegible]〕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從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雖大而相知者皆從從爾垂老遇君未恨晩〔補遺〕曰後漢恨相得晩似君

須向古人求〔洙〕曰魏志劉備曰者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補遺〕曰言未有如嚴二交契齡達不問新舊雖晩相遇交歡之情未受如嚴二今世無有當於古人中求之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illegible]〕曰唐志閿鄉屬陝郡〔鶴〕曰詩云去年行宮當太白當是乾元元載歸京師時作

去年行宮當太白〔[illegible]〕曰至德二載肅宗駐蹕鳳翔唐地理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朝迴君是同舍客〔[illegible]〕曰至德二年甫爲拾遺故云朝迴同

心不減骨肉親【夢弼】曰言朝罷與秦少府同館如骨肉之親也每語見許文章伯【洙】曰唐文三變王楊爲之伯曰王充論衡有云文辭之伯【趙】【夢弼】曰伯長也秦生常以文章推長於甫也今日時清兩京道【洙】曰乾元元年肅宗收復兩京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趙】謂不如去年之樂○【洙】曰嵇康書知吾潦倒麤踈不切事情【夢】曰潦倒衰老之皃【夢弼】曰多才美秦生潦倒甫自脊甫意若曰今日相逢人情好奈何昨夜殊無懽笑甫自傷潦倒衰老不若從前而秦生多才年少只依舊也北史崔瞻傳瞻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自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籍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同元使君舂陵行 幷序 【鶴】曰詩云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當是大曆二年在夔州作公時居夔之瀼西題云同元使君舂陵行無義同當作簡序所謂簡知我者簡訛而爲同耳

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

知我者不必寄元[批]此意尤好

遭亂髮盡白盡一作還[夢弼]曰謂憂國故髮白也轉衰病相嬰[夢弼]曰謂血氣衰而百病俱集也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

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趙]曰此言亦不進藥以歎詩之故憂思棄之而藥力減半也[夢弼]曰謂羸瘵則狀皃疲削也

吾人詩家秀秀一作流[夢弼]曰指道州元使君也博采世上名[批]自敘如此而起與如此比元之二詩故是作者吾人詩家秀蓋自道卻似可笑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朱]曰粲粲言美之盛也史三女爲粲論語後生可畏觀乎舂陵

作歘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貫

誼昔流慟〔洙〕曰賈誼上疏可爲慟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匡衡常引經〔洙〕曰匡衡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洙〕曰劉公幹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兩章對秋月一作水〔夢弼〕曰兩章即舂陵行賊退篇是也一字偕華星〔趙〕曰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洙〕曰莊子大庭氏古者至德之世也〔蘇〕曰崔列此方人多純朴吾大庭氏之遺民也〔師〕曰道州志在憂民嘗作兩章詞氣激於忠義一字不虛設欲致君爲堯舜之君使民風純朴如大庭氏故甫比之賈誼匡衡也與何時降璽書〔洙〕曰前漢循吏傳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焉用爾爲丹青〔洙〕丹青謂圖像示人也○〔趙〕曰莊子爲丹青則纖悔

王猷粉飾治具【夢弼】曰甫謂元道州治郡有功宜勵以璽書徵用為丹青老臣以黼黻皇猷粉澤治具也

獄訟久衰息【洙】曰漢禮樂志百姓素朴獄訟衰息也

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歛近休明【夢弼】曰結之治道州非惟止訟且又匽兵憫百姓為好吏掊取於是薄其賦歛為治近爭三代休明之時也

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洙】曰陸士衡詩長纓麗且光【趙】曰長纓者冠冕之事謂元結不苟且在冠冕之中也

涼飆振南岳【□】別○【□】曰南岳衡山也【□】曰涼飆秋風也

之子寵若驚【洙】曰老子寵辱若驚

色阻金印大阻一作沮

興含滄溟清溟一作諒【趙】謂元詩有棄官刺船語【趙】曰周伯仁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夢弼】曰結雖蒙寵賜當受恩之際其

色但難乏見其嫌於進取也【趙】曰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我多長
卿病【朱】曰長卿司馬相如也病渴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
甚漂泊公孫城【朱】曰公孫城謂白帝城即夔州也呼兒具紙
筆【劉】曰陸士衡有客篇有客遠方來過我徧蓬華尾壘酌松醪呼兒具紙筆隱几
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敧傾【夢弼】曰作此篇之謂
時正爲消渴所苦而爲呻吟哀苦之聲是以倦於研墨而書字橫斜也感彼危
苦詞庶幾知者聽【聖】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師】曰危苦詞謂道州舂
陵之作【夢弼】曰甫感元道州舂陵之作因賦是詩冀知我者聽之也

舂陵行幷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
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
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
單羸朝飡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
絶意速行歩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
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寛大恩但
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
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復
誰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

官撫養以惠慈柰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
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
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
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
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採國
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
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

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大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隣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

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

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偪側行【公自註】贈畢曜【彥輔】曰一云偪偪行詩中亦作偪偪偪側字出西京賦駢闐偪側【夢弼】曰畢曜有文集行于世與公相善為詩酒之交上林賦偪側泌瀄註相迫也【鶴】曰詩云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當是乾元元年為拾遺在京師作

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

十日不一見顏色【朱】曰江淹古別離詩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自

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朱】曰古樂府有行路

雖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
是愛微軀一作慵相訪又非關足無力[希]曰梁莊肅家本無
實又二字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洙]曰
周禮正長乃官之長也潘安卞寡婦賦曰炯炯而不寢曉來急雨春風
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希]曰賈誼
弔屈原賦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跛也泥滑不敢騎朝天已
令請急會通籍[夢弼]曰請急謂請假也朝首官出入於禁門首有簿籍載
姓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以通出入也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
終日心拳拳[洙]曰中庸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註拳拳

奉排之貌憶君誦詩神凛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

我與子非壯年洙日韓集感春詩註辛夷花最高先開辯證云此花江南

地暖花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南人呼爲迎春趙日本草云正

月二月開花既落而無子夏秋復著花言花之開落所以顯人易老街頭酒價

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師日祿山以來京城蕭索百物踊貴

何獨酒乎甫以酒貴爲告傷時之意於此可見速宜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洙日鮑照行路難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恒有沽酒錢趙

日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日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此

詩以對上大喜日子美詩真可爲一代之史也鶴日按唐食貨志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

宗禁民沽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餞復禁酤廣德二年禁天下酤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酤置釀酒斛收直三千今以公此詩言之斛收三千非特起於建中然則丁晉公知杜詩而不知史也

錦樹行

詩[趙]題曰錦樹使人刮目○[舊]曰詩云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當是大曆二年冬東屯作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新]曰日短歲暮皆傷老之辭至而歲不我與也霜凋碧樹作錦樹[洙]曰木葉經霜而紅故若錦然萬壑東逝無停留[洙]曰聖賢之傷時者莫不寓意於此孔子所以有川上之嘆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

丘[趙]曰東郭夔州之郭也老人公自言荒戍之城當是古赤甲城公孫述所築寰宇記云在奉節縣北三十里與舊白帝城相連青丘豈非指東屯以其在東故曰青丘飛書

白帝營斗粟[師]曰謂所請丐也有琴瑟几杖柴門幽青

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氂牛[鄭]曰氂陵之切又莫褒切[夢弼]曰氂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氂黑色出西南徼外[趙]曰草枯則無以充天馬之飼與氂牛無異矣氂牛纛中牛也[師]曰喻君子失所而混居小人之中也自古聖

賢多薄命[夢弼]曰謂如夷齊之餓死孔孟之不遇是也姦雄惡少

封公侯[夢弼]曰謂樊噲之屠狗灌嬰之販繒皆是也故國三年一

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夢弼]曰南山渭水關中之景物皆祿山所

陷也

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注】曰五陵漢帝五陵也言當貴者賤當賤者貴是皆傷時也【夢弼】曰春申君傳孟嘗君獻秦昭王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邦國【趙】曰傳玄豫章行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生男有膂力可以用武致功則一生之間所取富貴傾動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illegible]】變後語言多雜亂有適當然者當通前後看○【洙】曰天下風塵則姦邪得志【師】曰如小人徒有膂力動取富貴蓋以天下風塵故也

嚴氏溪放歌【鶴】曰詩云劒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當是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亂入梓州時依詩云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詩

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煑意嚴二即嚴氏別駕梓州人故云東遊西還後篇相從歌以同時之所作也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夢弼曰孟子老弱轉乎溝壑

劍南歲月不可度洙曰成都在劍嶺之南邊頭

公卿仍獨驕趙曰此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夢弼曰甫當兵馬之際漂蕩失所流離乎蜀蜀守裴冕為卜草堂於浣花以居及嚴武來鎮甫再依武為武卒郭英乂代之英乂麤暴不能容公故譏其驕傲以為歲月難度也

費心姑

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趙肥肉大酒徒相要其憒懣不平語時未悉○趙曰禮記謂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洙

曰此詩譏邊臣顧望不爲朝廷憂也【夢得】曰特軍賞罰貴嚴明英乂不能整齊其綱紀徒以肥酒大肉姑息偏裨以此相要雖費心兢神特下役耳豈能使三軍識助哉宜乎崔旰一怒而士卒莫之救也

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夢得】曰昔周公吐握待上士爭歸之今已糞土有志之士甘心混於漁樵而莫之出盖譏郭英乂之驕不能禮賢下士是以寡援而爲崔旰之所勤也

況我飄轉無定所【夢得】曰時甫方避地流徙無所依止

終日慽慽忍羇旅【夢得】曰慽且的切痛也鮑明遠櫂歌行漂泊無定所慽慽忍羈旅

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夢得】曰公往來東川所以有東遊西還之句

從此將身更何許

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煑【批】好語本分○【趙】曰楚辭傷美人之遲暮此末句傷歲晚矣欲服餌長生之樂也【師】曰甫意暮年與嚴氏同隱溪故云【希】曰淮南子說山訓千年之松下有茯苓註云茯苓千歲松脂也

虎牙行【公自註】虎牙灘名也蕭銑僭江陵日屯兵于此後常爲屯戍之地【鶴】曰後漢志南郡夷陵有荊門有虎牙山荊州記曰荊門江南虎牙江北虎牙有文如虎荊門上合下開今詩云八荒十年防盜賊當是大曆二年作又云犬戎鏁甲聞丹極指吐蕃寇邠靈京師戒嚴也

秋風欻吸吹南國【嚴補】曰蕭子良賦卷風飆之欻吸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

側洙曰虎牙銅柱並灘名言江漢之間亦未寧靜也巫峽陰岑朔漠
氣夢弼曰謂寒氣盛也峯巒窈窕溪谷黑杜鵑不來猿
狖寒夢弼曰狖余救切猨屬長尾而昂鼻也山鬼幽憂雪霜逼
洙曰楚辭九歌有山鬼詩楚老長嗟憶炎瘴洙曰以慘急所以憶炎瘴
也趙曰蓋傷兵戈連年殺氣日盛也三尺角弓兩斛力杜謂秋風筋勁
也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洙曰時多
防戍也漁陽突騎獵青丘洙曰祿山之反皆謂陽突騎漁陽燕薊青
丘內地屬洛陽夢弼曰謂祿山兵犯洛都也犬戎鎖甲聞丹極聞一
作闔洙曰犬戎吐蕃也丹極帝居也時吐蕃陷京師八荒十年防盜賊

[鶴]曰此句上疑脫一句

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趙]亦是捍合不甚稱初意○[夢弼]曰當是時夫征役在外唯寡妻守家復苦誅求是以甫淚霑臆而傳之也

負薪行[魯]曰峽民男爲商女當門户坐肆於市廛擔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鶴]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女最能行以言歸州之男故一以昭君一以屈原喩之當是大曆元年公初到夔見其習俗如此作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夢弼]曰喪去聲**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

男使女立[趙]曰陸機詩士風清且嘉應當門戶女出入[趙]曰晉傳玄豫章行曰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公今詩却云女當門戶也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希]曰爾雅櫰彔蕭薪即薪釋曰郭云指解今樵薪一名櫰一名採薪一名即薪今江東閩中多女人負擔採薪也至老雙鬟只垂頸鬟一作鬟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此一作北[師]曰夔有鹽井婦人或負薪販鹽以自給其女麤醜可知[定齋]曰按歸州圖經三墟字照君秭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及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鶴】曰此篇雖以歸州舟人最能操舟而作然首云峽中丈夫多在水則不獨指歸州人也與貟薪行同大曆元年作

峽中丈夫絶輕死【夢弼】曰謂舟行失險也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洙】曰峽人富則爲商旅貧則爲人操舟以地居山水之間瘠惡無以耕也【修可】曰博雅云舸舟也楊雄方言南楚江湘大船謂之舸艓小舟言輕如小葉也艓音葉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柁入波濤【鄭】曰柁正船木撇漩捎濆無險阻【夢弼】曰撇普結切【鄭】曰漩隨戀切【洙】曰撇漩捎濆皆操舟者所能也【鶴】曰水之回者曰漩曰渦而濆者水之涯也峽江多碣漩

能沒人舟故撇漩捎濆不以爲險者歸州長年爲最能撇猶過捎猶泊也朝發白
帝暮江陵【夢弼】曰白帝乃白帝城江陵即荊州也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一
千二百里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
州長年與最能【洙】曰峽人以操舟人爲長年【趙】曰言行瞿塘峽與虎鬚灘
甚易也【鶴】曰按峽程記自鹽江枯柏地凡二日八十江會于峽前經荊門都四百五十灘
此應是其一如狼尾灘虎才灘是也其有瞿塘不與二峽之數此鄉之人氣
量窄悞競南風踈北客【洙】曰左傳南風不競若道士無
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批】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
最能語可見○【定功】曰歸州稱歸縣漢志荊州記秭歸縣北有屈原故宅方七頃累石爲

基今其地各樂平【夢弼】曰婁山松曰山秀水清故出俊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鶴】田詩云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鎭荊州繼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當是大曆三年在荊南作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夢弼】曰天寶十五載九月裴冕奉皇太子即皇帝位于靈武是爲肅宗明年九月復京師

向公泣血洒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洙】曰天子在外故曰行殿【趙】曰平乾坤非獨卿相之力乃向公佐佑之也向卿無所考其名

逆胡冥寞隨煙燼【洙】曰消滅如隨煙燼也【夢弼】曰謂祿山死也

卿家兄弟功名

震麒麟閣畫鴻鴈行朱曰言兄弟俱畫像於麒麟閣也鶴曰記兄弟
之齒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鶴曰紫極謂北極紫微垣金印謂漢丞相
金印紫綬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鶴曰
尚書謂衛伯玉也時爲荊南節度使江陵尹趙曰公之遠祖杜預在晉爲鎮南大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師曰尚書向卿之父珦鎮荊南昔向秀繼杜預節鎮于此故云繼吾祖也
裁縫雲霧成御衣夢弼曰上林賦裁纖羅垂霧縠拜跪題封
賀端午夢弼曰端午即重午也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
落日江湖白趙曰言向卿行歷之景物也卿到朝廷說老
翁漂零已是滄浪客洙曰老翁公自言也曰滄浪客乃屈原也亦

自諭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朱】曰即顏八分文學詩云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當是大曆三年公至公安時作

神仙中人不易得【批】一句壯○【鶴】曰神仙中人正以顏爲尉而言也漢梅福爲南昌尉後得仙今稱仙尉本此【趙】曰世說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嘆曰真神仙中人也顏氏之子才孤標【朱】曰顏氏公安少府也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洙】曰言具驥逸之才以待用也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公自注】顧况吳人君

不見西漢杜陵是[趙]曰前人著爾不見唐突可人〇[洙]曰前漢都長安後漢都雒陽長安在雒陽之西故前漢謂之西漢公長安杜陵人也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蘇]曰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酬安道求子敬交字擬曾大言曰我詞翰雞子如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雞翰食美[趙]曰公自言詩家之詞與顏君筆勢之翰升顏少府之堂各為之一掃也是日霜風凍七澤[趙]曰子虛賦楚有七澤[蘇]曰王子威寒賦霜風沍凍合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師]曰蜀巂州巂山黃也接諸蠻部有烏蠻日蠻赤壁在鄂州酒酣耳熱忘頭白[洙]曰楊惲曰酒酣身熱聲嗚嗚而歌秦聲[修]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遊處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賦詩

忽然不自知其棄　感君意氣無所惜【蘇】曰鄭琢感意氣倜儻醉何所惜

一為歌行歌主客 為一作醉【趙】曰主則顏少府客則公輿顏也【師】曰歌主客發揚主客之德也

白絲行【師】曰按唐史竇懷貞後娶韋后乳媼王所謂莒夫人者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以取貴仕為素議所斥韋氏敗太平公主干政又傾己附離節盡矣故甫作此以譏之【鶴】曰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二載作按竇懷貞開元元年已伏誅公生於先天元年則當懷貞之死才兩歲去天寶十二載又四十年何為遠作此詩師古之註不知何所本意是託懷貞以諷附李林甫楊國忠者然林甫十一載十一月薨楊國忠是日為右相也【黄鶴】曰

絲之爲物柔直而累白一爲所染喪其素莫君子之行一爲匪人所汚求其向之所謂累白者不可得矣墨子所以悲絲而曰可以黃可以黑亦是詩諷喩之意也

繰絲須長不須白 [夢弼]曰繰蘇曹切繹繭爲絲也[洙]曰記夫人繰三盆[趙]曰須長不須白者以繰爲羅與錦則有五色之章且以之爲舞衣則須長以足用而已不必白而後受采也[希]曰首反羔養素絲之義以譏當時失德之士

越羅蜀錦金粟尺 [趙]曰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細也金粟尺邊幅尺度之足也尺以金粟飾之富貴家之物也此何遜詩所謂金粟裹搔頭是矣

象床玉手亂殷紅 [鄭]曰殷烏閑切赤黑色[洙]曰孟嘗君至楚獻象床直千金

萬草千花動凝

碧【趙】曰言越羅蜀錦積在象床之多玉手揮取之則殷紅之段相亂矣萬草千花則以言錦上羅上之繁紋也

已悲素質隨時染一作改【[illegible]】曰絲本質素既成羅錦殷紅凝碧侈靡如是向之本質潔素已為采色所變矣

裂下鳴機色相射【趙】曰射食亦切【[illegible]】曰素絲既染則織為羅錦故曰色相射鮑照詩縟繹便鳴機

美人細意熨帖平【[illegible]】曰熨紆物切火展帛也

裁縫滅盡針線跡【[illegible]】曰此句言縫為舞者之衣

春天衣著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illegible]】曰鮑照白紵歌催絃急管為君舞此因舞而言蛺蝶飛以況舞之輕黃鸝語以況歌之巧

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illegible]】佳處適得个中○【[illegible]】曰此言舞之態其身之輕可舉而仙去【[illegible]】曰

曹子建詩長袖隨風[illegible]日庾肩吾詩桃紅柳絮白照日復隨風香汗清塵污
顏色一作香汚清塵以顏色[illegible]日陳杲雜歌詩云朱顏潤紅粉香汗沾玉色古詩空
牀委清塵開新合故置何許朱日古詩云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
縑無一疋織素五丈餘以縑特比素新人不如故[illegible]曰謂舞衣猶故而合之以言人情之
喜雜故言開新者矣一而合故不著將於甚處置之歎其必委棄也君不見才
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illegible]此殆自況賓主間意不合無
限慨嘆○[illegible]曰此結一篇之意夫繅繰之難染之難爲羅與錦織之又難不猶才士汲引
之難並一旦而棄之故爲才士者與其既用而業不若甘心忍受於羈旅之末用耳[illegible]
曰汲引者汲水引綆士遭汲引須求其類賢而附之孔子不主癰疽與侍人瘠環蓋以擇

設引爲難不宜輕易故也䅽孔子之世忍爲一插插旅人耳其可苟以趙娟匪人而爲素譏所棄捐耶令懷真爲韋氏楚客之所設引雖得爵祿李公論之所棄捐何故甫託意於懷貞以戒後家也

百憂集行【鶴】曰詩云即今倏忽已五十當是上元二年辛丑作

憶年十五心尚孩【洙】曰魯昭公十五而猶有童心【趙】曰孩者可提之童也十五乃志學之時心未免於孩故云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鶴】曰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也谷曰舊本云只今年才五六十此詩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

主人【鶴】曰主人指成都尹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冬至成都時冀公爲尹次年三月李若幽代是年二月崔光遠代光遠尋以討段子璋軍大掠乃罷以高適代冬嚴武至此主人又當是指崔李也悲見生涯百憂集【鶴】曰王筍行路難百憂但集斷人腸入門依舊四壁空【洙】曰相如家居徒四壁立老妻覩我顏色同【夔州】曰謂妻亦抱憂也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蘇】曰班超幼年每索飯猶達郎叫怒父曰此子異日當爲萬戶侯後果如其言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廚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前也可詩至論

莫相疑行【鶴】曰鄭英又歸蜀時年方三十餘此詩盡是爲英又作公

嚴武年少然於公未嘗不相知豈在當面輸心背面笑之事八哀詩中嚴武詩可見公待武初終無間應無此作當是永泰元年與英乂不合去成都時作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趙】曰李陵書男兒生無所成名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當【洙】曰天寶中公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今云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師】曰如堵墻言列看之多也往時文彩動人主【彥輔】曰運命論此日飢寒趨路傍【洙】曰時擢甫爲京兆兵曹會祿山亂後寓同谷採橡自給男女餓殍者數人晚

將未契託年少【趙】曰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illegible]】焉得徵至懷抱如洗。【希】曰古詩多謝悠悠子瞻天如戴盆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修可】曰史記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云云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洙】曰豫樟木名美材之美者【彥輔】曰以美木比王郎也鯨魚跋浪滄溟開【趙】曰以大魚比之也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數千里小者千丈鼓浪成雷噴沫成雨且脫劍佩休徘徊【鮑】曰

張華過曾鋌於瀧水華曰且脫劒佩于此飲俳徊何命爲之忽速如是【夢弼】曰甫與司直飲司直酒酣舞劒爲樂謂甫云吾能拔爾奇才使爾見用當如豫樟之翻風鯨魚之跋浪故甫承其意而有末章之觀望也

西得諸侯棹錦水【批】西得諸侯以下謂王司直知我我復舍此何向○【朱】曰錦水蜀江也

欲向何門跋珠履【夢弼】曰跋先答切進足也【朱】曰春申君上客皆蹋珠履【趙】曰鄒陽云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仲宣樓頭春已深【朱】曰仲宣王粲也有樓在荊州

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批】豪氣激人堂堂復堂堂○【師】曰王司直得蜀中刺史刺史古之諸侯甫欲依之爲門下客如仲宣之依劉表望其眷顧故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吾子指王司直眼中之人謂甫素善司直司直必念其衰老而眷

遇之也【夢弼】曰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赤霄行【批】赤霄亦怪奇〇【蘇】曰嚴武一日欲殺甫及章彝集吏於門武出冠掛于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於是有赤霄行以叙其事【趙】曰此篇乃遭侮而感歎之作【鶴】曰蘇註云爲嚴武作而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夔州詩內若梁編爲是則是時武死巳兩年不應方形之詩末云老翁愼莫怪少年當是指郭英乂與莫相疑行同是永泰元年作故莫相疑亦有晚將末契託年少之句詳見前註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批】造意甚奇〇【朱】曰以非類也非類故不相知不相知而相從則見辱矣

赤霄玄圃須往

来翠尾金花不辭厚[趙]曰玄圃崑崙山上之別名翠羽金花則孔雀之毛羽如此[夢弼]曰埤雅博物志孔雀尾有金翠雄者不冠尾短無金翠入採其尾以飾扇拂生翠則金翠之色不減南人取其尾提刀蔽于叢竹潛藏之處伺過急翦之若不即斷回首一顧無復光彩也

江中淘河嚇飛鷺[洙]淘河飛鷺本不相涉用鵷雛事而云之真達識也

啣泥却落着華屋[趙]曰淘河者鵜鶘也飛燕從江上來爲淘河所疑意謂燕爭其魚而嚇之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銜泥而却落也蓋用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註云嚇音鏄又音赫口拒人也[夢弼]曰譬猶小人居朝反爲污辱也

皇孫猶曾蓮勺困[洙]曰孝宣帝紀帝初爲皇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常困於蓮勺鹵中註云爲人所困辱也蓮勺縣名鹵中鹽池也

緃廣十餘里音葦勺音灼蓮衛莊見刖傷其足朱曰左傳齊靈公伐
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則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
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老翁慎莫怪少年驚
亮貴和書有篇趙曰老翁公自謂以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二十四篇而
貴和篇第十一此蓋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丈夫垂名動萬年記
憶細故非高賢趙録名言偉度〇朱曰言不可小怨而棄大德也趙曰說
見公胷懷之廓落無宿憾美漢文帝與匈奴書曰朕與單于捐細故註細故小事也
去矣行鶴曰廣德二年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行明年正月果歸溪上
鮑註以為天寶間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録故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則飛掣〔洙〕曰鮑明遠詩昔如韝上鷹今
以檻中猿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
布怒登諭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
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史滑稽傳註
韝臂捍也〔彥輔〕曰掣昌列切挽也
焉能作
堂上燕嘀泥附炎熱〔夢〕曰古詩翩翩堂前燕
又思為雙飛燕嘀泥巢
君室諶萬古懷春賦燕銜泥而來栖附炎附
夢也〔趙〕曰如鷹之飽而高不學燕之戀而附
此賢人義士不阿
附於權貴之門也
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
在王侯間〔趙〕曰野人公自謂也字出左傳野
人予之土曠蕩者以言懷抱之閑
曠也公無慙顏豈肯曳裾於王侯之間乎沈
休文奏彈王源云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蘇曰
江淹曰野人跡散曠蕩無
名利拘繫靦顏見公等
未試囊中飡玉法

明朝且入藍田山【趙】與記矯矯令入必以一飽為諱所謂掇皮皆真口【洙】日前漢志藍田山出美玉在長安魏李預傳頗居長安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為屑日服食之【夢弼】日玉者陽精之純屑而食之令人色潤却老仙家有飡玉法

貧交行【鶴】日師云公作此詩為嚴武非意是公獻賦後寓京華故人莫有念之者故有此作茲以梁權道從舊次編在天寶十一載為是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夢弼】日詩谷風刺朋友道絕以天下俗薄故也劉孝標作絕交論深斥利勢之交人之相交貴相知心不以喜怒貪富貴賤移所守尚何至於翻覆無常有始而無終耶甫之此詩有激而作也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注】只從俗

諺略諺古意○【朱】曰史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一作送祈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鶴】曰詩云君今起柂春江流又云余亦沙邊具小舟意是廣德元年梓州作在梓州有詩云應須理舟楫又長嘯下荊門正是時也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洙】曰古者有半面之交【趙】曰經年之中徒記君面而已不得再相見也後生相勸何寂寥勸一作動君有長才不貧賤【洙】曰陳平傳張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乎【夢弼】曰孔子曰後生可畏錄事以少年之才可動天子取富貴何為寂寥無聞然有才如陳平不教終貧賤也君今起柁春江流【趙】曰柁乃以行大舟也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夢弼】曰為手偽切指言合州蘇使君也【趙】曰江花未落會江樓呂氏童蒙訓曰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君今起柁春江流予亦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

詩魯直夏扇日在搒行槳

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二十五

